



隋書
十四



リ 8
1735
174



特
1735
174

隋書卷六十九

列傳第三十四

王劭

特進臣魏

徵上

垂川屯鳳尊
氏國固南甫

新定金部
此係八年八月
所部諸山同八
購君山諸山同
以購由年八
贈資一人八

王劭字君懋太原晉陽人也父松年齊通直散騎侍郎劭少沈默好讀書弱冠齊尚書僕射魏收辟參開府軍事累遷太子舍人待詔文林館時祖孝徵魏收陽休之等嘗論古事有所遺忘討閱不能得因呼劭問之劭具論所出取書驗之一無舛誤自是大為時人所許稱其博物後遷中書舍人齊滅入周不得調高祖受禪授著作佐郎以母憂去職在家著齊書時制禁私撰史為內史侍郎李元操所奏上怒遣使收其書覽而悅之於是起為員外散騎侍郎修起居注劭以古有鑽燧改火之義近代廢絕於是上表請變火曰臣謹案周官四時變火以救時疾明火不數變時疾必興聖



人作法豈徒然也在晉時有以洛陽火度江者代代事之相續不滅火色變青昔師曠食飯云是勞薪所爨晉平公使視之果然車輞今溫酒及炙肉用石炭柴火竹火草火麻荻火氣味各不同以此推之新火舊火理應有異伏願遠遵先聖於五時取五木以變火用功甚少救益方大縱使百姓習久未能頓同尚食內厨及東宮諸王食厨不可不依古法上從之劭又言上有龍顏戴干之表指示群臣上大悅賜物數百段拜著作郎劭上表言符命曰昔周保定二年歲在壬午五月五日青州黃河變清十里鏡徹齊氏以爲巳瑞改元曰河清是月至尊以大興公始作隋州刺史歷年二十隋果大興臣謹案易坤靈圖曰聖人受命瑞先見於河河者最濁未能清也竊以靈貺休祥理無虛發河清啟聖實屬大隋午爲鶉火以明火德仲夏火王亦明火德月五日五合天數地數旣得

受命之辰允當先見之兆開皇初邵州人楊令愬近河得青石圖一紫石圖一皆隱起成文有至尊名下云八方天心永州又得石圖剖爲兩段有楊樹之形黃根紫葉汝水得神龜腹下有文曰天下楊興安邑掘地得古鐵版文曰皇始天年賚楊鐵券王興同州得石龜文曰天子延千年大吉臣以前之三石不異龍圖何以用石石體久固義與上名符合龜腹七字何以著龜龜亦久固兼是神靈之物孔子歎河不出圖洛不出書今於大隋聖世圖書屢出建德六年亳州大周村有龍鬪白者勝黑者死大象元年夏熒陽汴水北有龍鬪初見白氣屬天自東方歷陽武而來及至白龍也長十許丈有黑龍乘雲而至兩相薄乍合乍離自午至申白龍升天黑龍墜地謹案龍君象也前鬪於亳州周村者蓋象至尊以龍鬪之歲爲亳州總管遂代周有天下後鬪於熒陽者熒字三火明

火德之盛也白龍從東方來歷陽武者蓋象至尊將登帝位從東
第入自崇陽門也西北升天者當乾位天門坤靈圖曰聖人殺龍
龍不可得而殺皆盛氣也又曰泰姓商名宮黃色長八尺六十世
河龍以正月辰見白龍與五黑龍鬪白龍陵故泰人有命謹案此
言皆爲大隋而發也聖人殺龍者前後龍死是也姓商者皇家於
五姓爲商也名宮者武元皇帝諱於五聲爲宮黃色者隋色尚黃
長八尺者武元皇帝身長八尺河龍以正月辰見者泰正月卦龍
見之所於京師爲辰地白龍與黑龍鬪者亳州熒陽龍鬪是也勝
龍所以白者楊姓納音爲商至尊又辛酉歲生位皆在西方西方
色白也死龍所以黑者周色黑所以稱五者周閔明武宣靖凡五
帝趙陳代越當五王一時伏法亦當五數白龍陵者陵猶勝也鄭
玄說陵當爲除凡鬪能去敵曰除臣以泰人有命者泰之爲言通

也大也明其人道通德大有天命也乾鑿度曰泰表戴干鄭玄注
云表者人形體之彰識也干盾也泰人之表戴干臣伏見至尊有
戴干之表益知泰人之表不爽毫釐坤靈圖所云字字皆驗緯書
又稱漢四百年終如其言則知六十世亦必然矣昔宗周卜世三
十今則倍之稽覽圖云太平時陰陽和合風雨咸同海內不偏地
有阻險故風有遲疾雖太平之政猶有不能均同唯平均乃不鳴
條故欲風於亳亳者陳留也謹案此言蓋明至尊者爲陳留公世
子亳州總管遂受天命海內均同不偏不黨以成太平之風化也
在大統十六年武元皇帝改封陳留公是時齊國有祕記云天王
陳留入并州齊王高洋爲是誅陳留王彭樂其後武元皇帝果將
兵入并州周武帝時望氣者云亳州有天子氣於是殺亳州刺史
紇豆陵恭至尊代爲之又陳留老子祠有枯柏世傳云老子將度

世云待枯柏生東南枝迴指當有聖人出吾道復行至齊枯柏從下生枝東南上指夜有三童子相與歌曰老子廟前古枯樹東南狀如繖聖主從此去及至尊牧亳州親至祠樹之下自是柏枝迴抱其枯枝漸指西北道教果行校考衆事太平主出於亳州陳留之地皆如所言稽覽圖又云治道得則陰物變爲陽物鄭玄注云葱變爲韭亦是謹案自六年以來遠近山石多變爲玉石爲陰玉爲陽又左衛園中葱皆變爲韭上覽之大悅賜物五百段未幾劾復上書曰易乾鑿度曰隨上六拘係之乃從維之王用亨于西山隨者二月卦陽德施行藩決難解萬物隨陽而出故上六欲九五拘係之維持之明被陽化而陰隨從之也易稽覽圖坤六月有子女任政一年傳爲復五月貧之從東北來立大起土邑西北地動星墜陽衛屯十一月神人從中山出趙地動北方三十日千里馬

數至謹案凡此易緯所言皆是大隋符命隨者二月之卦明大隋以二月卽皇帝位也陽德施行者明楊氏之德教施行於天下也藩決難解者明當時藩鄣皆是通決險難皆解散也萬物隨陽而出者明天地間萬物盡隨楊氏而出見也上六欲九五拘係之者五爲王六爲宗廟明宗廟神靈欲令登九五之位帝王拘民以禮係民以義也拘民以禮係民以義此二句亦是乾鑿度之言維持之者明能以綱維持正天下也被陽化而欲陰隨之者明陰類被服楊氏之風化莫不隨從陰謂臣下也王用亨于西山者蓋明至尊常以歲二月幸西山仁壽宮也凡四稱隨三稱陽欲美隨楊丁寧之至也坤六月者坤位在未六月建未言至尊以六月生也有子女任政者言樂平公主是皇帝子女而爲周氏任理內政也一年傳爲復者復是坤之一世卦陽氣初生言周宣帝崩後一年傳

位與楊氏也五月貧之從東北來立者貧之當爲真人字之誤也
言周宣帝以五月崩真人革命當在此時至尊謙讓而逆天意故
踰年乃立昔爲定州總管在京師東北本而言之故曰真人從東
北來立大起土邑者大起卽大興言營大興城邑也西北地動星
墜者蓋天意去周授隋故變動也陽衛者言楊氏得天衛助屯十
一月神人從中山出者此卦動而大亨作故至尊以十一月被授
亳州總管將從中山而出也趙地動者中山爲趙地以神人將去
故變動也北方三十日者蓋至尊從北方將往亳州之時停留三
十日也千里馬者蓋至尊舊所乘騮騮馬也屯卦震下坎上震於
馬作足坎於馬爲美脊是故騮騮馬脊有肉鞍行則先作弄四足
也數至者言曆數至也河圖帝通紀曰形瑞出變矩衡亦應隨協
靈皇河圖皇參持曰皇辟出承元訖道無爲治率被遂矩戲作術

開皇色握神日投輔提象不絕立皇後翼不格道終始德優劣帝
任政河曲出叶輔嬉爛可述謹案凡此河圖所言亦是大隋符命
形瑞出變矩衡者矩法也衡北斗星名所謂璿璣玉衡者也大隋
受命形兆之瑞始出天象則爲之變動北斗主天之法度故曰矩
衡易緯伏戲矩衡神鄭玄注亦以爲法玉衡之神與此河圖矩衡
義同赤應隋者言赤帝降精感應而生隋也故隋以火德爲赤帝
天子叶靈皇者叶合也言大隋德合上靈天皇大帝也又年號開
皇與靈寶經之開皇年相合故曰叶靈皇皇辟出者皇大也辟君
也大君出蓋謂至尊受命出爲天子也承元訖者言承周天元終
訖之運也道無爲治率者治下脫一字言大道無爲治定天下率
從被遂矩戲作術者矩法也昔遂皇握機矩伏戲作八卦之術言
大隋被服三皇之法術也遂皇機矩語見易緯開皇色者言開皇

年易服色也握神日者握持群神明照如日也又開皇以來日漸長亦其義投輔提者言投授政事於輔佐使之提挈也象不絕者法象不廢絕也立皇後翼不格者格至也言本立太子以爲皇家後嗣而其輔翼之人不能至於善也道終始德優劣者言前東宮道終而德劣今皇太子道始而德優也帝任政河曲出者言皇帝親任政事而邵州河濱得石圖也叶輔嬉爛可述者叶合也嬉興也言群臣合心輔佐以興政治爛然可紀述也所以於皇參持帝通紀二篇陳大隋符命者明皇道帝德盡在隋也上大悅以劭爲至誠寵錫日隆時有人於黃鳳泉浴得二白石頗有文理遂附致其文以爲字復言有諸物象而上奏曰其大玉有日月星辰八卦五岳及二麟雙鳳青龍朱雀騶驥玄武各當其方位又有五行十日十二辰之名凡二十七字又有天門地戶人門鬼門閉九字又

有却非及二鳥其鳥皆人面則抱朴子所謂千秋萬歲也其小玉亦有五嶽却非蚪犀之象二玉俱有仙人玉女乘雲控鶴之象別有異狀諸神不可盡識蓋是風伯雨師山精海若之類又有天皇大帝皇帝及四帝坐鈎陳北斗三公天將軍土司空老人天倉南河北河五星二十八宿凡四十五宮諸字本無行伍然徃徃偶對於大玉則有皇帝姓名並臨南面與日字正鼎足復有老人星蓋明南面象日而長壽也皇后二字在西上有月形蓋明象月也於次玉則皇帝名與九千字次比兩揚字與萬年字次比隋與吉字正並蓋明長久吉慶也劭復迴互其字作詩二百八十篇奏之上以爲誠賜帛千匹劭於是採民間歌謠引圖書識緯依約符命摺撫佛經撰爲皇隋靈感誌合三十卷奏之上令宣示天下劭集諸州朝集使洗手焚香閉目而讀之曲折其聲有如歌詠經涉旬

朔徧而後罷上益喜賞賜優洽仁壽中文獻皇后崩劼復上言曰佛說人應生天上及上品上生無量壽國之時天佛放大光明以香花妓樂來迎之如來以明星出時入涅槃伏惟大行皇后聖德仁慈福善禎符備諸祕記皆云是妙善菩薩臣謹案八月二十二日仁壽宮內再雨金銀之花二十三日大寶殿後夜有神光二十四日卯時永安宮北有自然種種音樂震滿虛空至夜五更中奄然如寐便卽升遐與經文所說事皆符驗臣又以愚意思之皇后遷化不在仁壽大興宮者蓋避至尊常居正處也在永安宮者象京師之永安門平生所出入也后升遐後二日苑內夜有鐘聲二百餘處此則生天之應顯然也上覽而且悲且喜時蜀王秀以罪廢上顧謂劼曰嗟乎吾有五子三子不才劼進曰自古聖帝明王皆不能移不肖之子黃帝有二十五子同姓者二餘各異德堯十

子舜九子皆不肖夏有五觀周有三監上然其言其後上夢欲上高山而不能得崔彭捧脚李盛扶肘得上因謂彭曰死生當與爾俱劼曰此夢大吉上高山者明高崇大安永如山也彭猶彭祖李猶李老二入扶持實爲長壽之徵上聞之喜見容色其年上崩未幾崔彭亦卒煬帝嗣位漢王掠作亂帝不忍加誅劼上書曰臣聞黃帝滅炎蓋云母弟周公誅管信亦天倫叔向戮叔魚仲尼謂之遺直石碣殺石厚丘明以爲大義此皆經籍明文帝王常法今陛下置此逆賊度越前聖含弘寬大未有以謝天下謹案賊諒毒害生民者也是知古者同德則同姓異德則異姓故黃帝有二十五子其得姓者十有四人唯青陽夷鼓與黃帝同爲姬姓諒旣自絕請改其氏劼以此求媚帝依違不從遷祕書少監數載卒官劼在著作將二十年專典國史撰隋書八十卷多錄口敕又採迂怪不

經之語及委巷之言以類相從爲其題目辭義繁雜無足稱者遂使隋代文武名臣列將善惡之迹堙沒無聞初撰齊誌爲編年體二十卷復爲齊書紀傳一百卷及平賊記三卷或文詞鄙野或不軌不物駭人視聽大爲有識所嗤鄙然其採摭經史謬誤爲讀書記三十卷時人服其精博爰自志學暨乎暮齒篤好經史遺落世事用思旣專性頗怵忽每至對食閉目凝思盤中之肉輒爲僕從所噉劭弗之覺唯責肉少數罰厨人厨人以情白劭劭依前閉目伺而獲之厨人方免笞辱其專固如此

袁克

袁克字德符本陳郡陽夏人也其後寓居丹楊祖昂父君正俱爲梁侍中克少警悟年十餘歲其父黨至門時冬初克尚衣葛衫容戲克曰袁郎子絺兮綌兮凄其以風克應聲答曰唯絺與綌服之

無教以是大見嗟賞仕陳年十七爲祕書郎歷太子舍人晉安王文學吏部侍郎散騎常侍及陳滅歸國歷蒙鄜二州司馬克性好道術頗解占候由是領太史令時上將廢皇太子正窮治東宮官屬克見上雅信符應因希旨進曰比觀玄象皇太子當廢上然之克復表奏隋興已後日景漸長曰開皇元年冬至日影一丈二尺七寸二分自爾漸短至十七年冬至影一丈二尺六寸三分四年冬至在洛陽測影一丈二尺八寸八分二年夏至影一尺四寸八分自爾漸短至十六年夏至影一尺四寸五分周官以圭之法正日影日至之影尺有五寸鄭玄云冬至之影一丈三尺今十六年夏至之影短於舊影五分十七年冬至之影短於舊影三寸七分日去極近則影短而日長去極遠則影長而日短行內道則去極近外道則去極遠堯典云日短星昴以正仲冬據昴星昏中則知堯

時仲冬日在須女十度以歷數推之開皇已來冬至日在斗十一度與唐堯之代去極並近謹案春秋元命包云日月出內道璇璣得常天帝崇靈聖王祖功京房別對曰太平日行上道升平行次道霸世行下道伏惟大隋啟運上感乾元影短日長振古未之有也上大悅告天下將作役功因加程課丁匠苦之仁壽初克言上本命與陰陽律呂合者六十餘條而奏之因上奏曰皇帝載誕之初非止神光瑞氣嘉祥應感至於本命行年生月生日並與天地日月陰陽律呂運轉相符表裏合會此誕聖之異寶曆之元今與物更新改年仁壽歲月日子還共誕聖之時並同明合天地之心得仁壽之理故知洪基長竿永永無窮上大悅賞賜優崇儕輩莫之比仁壽四年甲子歲煬帝初卽位充及太史丞高智寶奏言去歲冬至日景逾長今歲皇帝卽位與堯受命年合昔唐堯受命四

十九年到上元第一紀甲子天正十一月庚戌冬至陛下卽位其年卽當上元第一紀甲子天正十一月庚戌冬至正與唐堯同自放勳以來凡經八上元其間繇代未有仁壽甲子之合謹案第一紀甲子太一在一宮天目居武德陰陽曆數並得符同唐堯景辰生景子年受命止命三五未若已丑甲子支干並當六合允一元三統之期合五紀九章之會共帝堯同其數與皇唐比其蹤信所謂皇哉唐哉皇哉者矣仍諷齊王暕率百官拜表奉賀其後熒惑守太微者數旬于時繕治宮室征役繁重克上表稱陛下修德熒惑退舍百寮畢賀帝大喜前後賞賜將萬計時軍國多務克候帝意欲有所爲便奏稱天文見象須有改作以是取媚於上大業六年遷內史舍人從征遼東拜朝請大夫祕書少監其後天下亂帝初罹鴈門之厄又盜賊益起帝心不自安克復假託天文上

表陳嘉瑞以媚於上曰臣聞皇天輔德皇天福謙七政斯齊三辰告應伏惟陛下握錄圖而馭黔首提萬善而化八紘以百姓爲心匪以一人受慶先天罔違所欲後天必奉其時是以初曆寶曆正當上元之紀乾之初九又與本命符會斯則聖人冥契故能動合天經謹案去年已來玄象星瑞毫釐無爽謹錄尤異上天降祥破突厥等狀七事其一去八月二十八日夜大流星如斗出王良北正落突厥營聲如崩牆其二八月二十九日夜復有大流星如斗出羽林向北流正當北方依占頻二夜流星墜賊所賊必敗散其三九月四日夜頻有兩星大如斗出北斗魁向東北流依占北斗主殺伐賊必敗其四歲星主福德頻行京都二處分野依占國家之福其五七月內熒惑守羽林九月七日已退舍依占不出三日賊必敗散其六去年十一月二十日夜有流星赤如火從東北向

西南落賊帥盧明月營破其橦車其七十二月十五日夜通漢鎮北有赤氣亘北方突厥將亡之應也依勘城錄河南洛陽並當甲子與乾元初九爻及上元甲子符合此是福地永無所慮旋觀往政側聞前古彼則異時間出今則一朝總萃豈非天贊有道助殲兇孽方清九夷於東穢沉五狄於北溟告成岱岳無爲汾水書奏帝大悅超拜秘書令親待逾昵帝每欲征討克皆預知之乃假託星象獎成帝意在位者皆切患之字文化及殺逆之際并誅克時年七十五

史臣曰王劭爰自幼童迄乎曰首好學不倦究極群書搢紳洽聞之士無不推其博物雅好著述久在史官旣撰齊書兼修隋典好詭怪之說尚委巷之談文詞鄙穢體統繁雜直愧南董才無遷固徒煩翰墨不足觀採袁克少在江左初以警晤見稱委質隋朝更

以玄象自命並要求時幸干進務入劭經營符瑞雜以妖訛克變
動星占謬增晷景厚誣天道亂常侮眾刑茲勿捨其在斯乎且劭
爲河朔清流克乃江南望族乾沒榮利得不以道頹其家聲良可
歎息

隋書卷六十九

列傳第三十四終

西川屯鳳
氏蘭南甫

隋書卷七十

列傳第三十五

特進臣魏

徵上

西川屯鳳
氏蘭南甫

楊玄感

楊玄感司徒素之子也體貌雄偉美鬚髯少時晚成人多謂之癡
其父每謂所親曰此兒不癡也及長好讀書便騎射以父軍功位
至柱國與其父俱爲第二品朝會則齊列其後高祖命玄感降一
等玄感拜謝曰不意陛下寵臣之甚許以公廷獲展私敬初拜郢
州刺史到官潛布耳目察長吏能不其有善政及賊汙者纖介必
知之徃徃發其事莫敢欺隱吏民敬服皆稱其能後轉宋州刺史
父憂去職歲餘起拜鴻臚卿襲爵楚國公遷禮部尚書性雖驕倨
而愛重文學四海知名之士多趨其門自以累世尊顯有盛名於
天下在朝文武多是父之將吏復見朝綱漸紊帝又猜忌日甚內

不自安遂與諸弟潛謀廢帝立秦王浩及從征吐谷渾還至大斗
拔谷時從官狼狽玄感欲襲擊行宮其叔慎謂玄感曰士心尚一
國未有釁不可圖也玄感乃止時帝好征伐玄感欲立威名陰求
將領謂兵部尚書段文振曰玄感世荷國恩寵踰涯分自非立效
邊裔何以塞責若方隅有風塵之警庶得執鞭行陣少展絲髮之
功明公兵革是司敢布心腹文振因言於帝帝嘉之顧謂群臣曰
將門必有將相門必有相故不虛也於是賚物千段禮遇益隆頗
預朝政帝征遼東命玄感於黎陽督運于時百姓苦役天下思亂
玄感遂與武賁郎將王仲伯汲郡贊治趙懷義等謀議欲令帝所
軍衆飢餒每爲逗遛不時進發帝遲之遣使者逼促玄感揚言曰
水路多盜賊不可前後而發其弟武賁郎將玄縱鷹揚郎將萬碩
並從幸遼東玄感潛遣人召之時將軍來護兒以舟師自東萊將

入海趣平壤城軍未發玄感無以動衆乃遣家奴僞爲使者從東
方來謬稱護兒失軍期而反玄感遂入黎陽縣閉城大索男夫於
是取颿布爲牟甲署官屬皆準開皇之舊移書傍郡以討護兒爲
名各令發兵會於倉所以東光縣尉元務本爲黎州刺史趙懷義
爲衛州刺史河內郡主簿唐禕爲懷州刺史有衆且一萬將襲雒
陽唐禕至河內馳往東都告之越王侗民部尚書樊子蓋等大懼
勒兵備禦修武縣民相率守臨清關玄感不得濟遂於汲郡南渡
河從亂者如市數日屯兵上春門衆至十餘萬子蓋令河南贊治
裴弘策拒之弘策戰敗溷洛父老競致牛酒玄感屯兵尚書省每
誓衆曰我身爲上柱國家累鉅萬金至於富貴無所求也今者不
顧破家滅族者但爲天下解倒懸之急救黎元之命耳衆皆悅詣
轅門請自效者日有數千與樊子蓋書曰夫建忠立義事有多途

見機而作蓋非一揆昔伊尹放太甲於桐宮霍光廢劉賀於昌邑此並公度內不能一二披陳高祖文皇帝誕膺天命造茲區宇在璇璣以齊七政握金鏡以馭六龍無爲而至化流垂拱而天下治今上纂承寶曆宜固洪基乃自絕於天殄民敗德頻年肆肯盜賊於是滋多所在修治民力爲之凋盡荒淫酒色子女必被其侵耽翫鷹犬禽獸皆離其毒朋黨相扇貨賄公行納邪佞之言杜正直之口加以轉輸不息徭役無期士卒填溝壑骸骨蔽原野黃河之北則千里無煙江淮之間則鞠爲茂草玄感世荷國恩位居上將先公奉遺詔曰好子孫爲我輔弼之惡子孫爲我屏黜之所以稟先旨下順民心廢此淫昏更立明哲今四海同心九州響應士卒用命如赴私讎民庶相趨義形公道天意人事較然可知公獨守孤城勢何支久願以黔黎在念社稷爲心勿拘小禮自貽伊戚誰

謂國家一旦至此執筆潛泣言無所具遂進逼都城刑部尚書衛玄率衆數萬自關中來援東都以步騎二萬渡渼澗挑戰玄感僞北玄逐之伏兵發前軍盡沒後數日玄復與玄感戰兵始合玄感詐令人大呼曰官軍已得玄感矣玄軍稍怠玄感與數千騎乘之於是大潰擁八千人而去玄感驍勇多力每戰親運長矛身先士卒暗鳴叱咤所當者莫不震懾論者方之項羽又善撫馭士樂致死由是戰無不捷玄軍日蹙糧又盡乃悉衆決戰陣於北邙一日之間戰十餘合玄感弟玄挺中流矢而斃玄感稍却樊子蓋復遣兵攻尚書省又殺數百人帝遣武賁郎將陳稜攻元務本於黎陽武衛將軍屈突通屯河陽左翊衛大將軍宇文述發兵繼進右驍衛大將軍來護兒復來赴援玄感請計於前民部尚書李子雄子雄曰屈突通曉習兵事若一渡河則勝負難決不如分兵拒之通

不能濟則樊衛失援玄感然之將拒通子蓋知其謀數擊其營玄感不果進通遂濟河軍於破陵玄感爲兩軍西抗衛玄東拒屈突通子蓋復出兵於是大戰玄感軍頻北復請計於子雄子雄曰東都援軍益至我師屢敗不可久留不如直入關中開永豐倉以振貧乏三輔可指麾而定據有府庫東面而爭天下此亦霸王之業會華陰諸楊請爲鄉導玄感遂釋洛陽西圖關中宣言曰我已破東都取關西矣宇文述等諸軍躡之至弘農宮父老遮說玄感曰宮城空虛又多積粟攻之易下進可絕敵人之食退可割宜陽之地玄感以爲然留攻之三日城不下追兵遂至玄感西至閿鄉上槃豆布陣亘五十里與官軍且戰且行一日三敗復陣於董杜原諸軍擊之玄感大敗獨與十餘騎竄林木間將奔上洛追騎至玄感叱之皆懼而反走至葭蘆戍玄感窘迫獨與弟積善步行自知

不免謂積善曰事敗矣我不能受人戮辱汝可殺我積善抽刀斫殺之因自刺不死爲追兵所執與玄感首俱送行在所磔其屍於東都市三日復嚮而焚之餘黨悉平其弟玄獎爲義陽太守將歸玄感爲郡丞周璇玉所殺玄縱弟萬碩自帝所逃歸至高陽止傳舍監事許華與郡兵執之斬於涿郡萬碩弟民行官至朝請大夫斬於長安並具梟磔公卿請改玄感姓爲梟氏詔可之初玄感圍東都也梁郡人韓相國舉兵應之玄感以爲河南道元帥旬月間衆十餘萬攻剽郡縣至于襄城遇玄感敗兵漸潰散爲吏所執傳首東都

李子雄

李子雄渤海蓆人也祖伯賁魏諫議大夫父桃枝東平太守與鄉人高仲密同歸於周官至冀州刺史子雄少慷慨有壯志弱冠從

周武帝平齊以功授帥都督高祖作相從韋孝寬破尉迴於相州拜上開府賜爵建昌縣公高祖受禪爲驃騎將軍伐陳之役以功進位大將軍歷郴江二州刺史並有能名仁壽中坐事免漢王諒之作亂也煬帝將發幽州兵以討之時竇抗爲幽州總管帝恐其有貳心問可任者於楊素素進子雄授上將軍拜廣州刺史馳至幽州止傳舍召募得千餘人抗恃素貴不時相見子雄遣人諭之後二日抗從鐵騎二千來詣子雄所子雄伏甲請與相見因禽抗遂發幽州兵步騎三萬自井陘以討諒時諒遣大將軍劉建略地燕趙正攻井陘相遇於抱犢山下力戰破之遷幽州總管尋徵拜民部尚書子雄明辯有器幹帝甚任之新羅嘗遣使朝貢子雄至朝堂與語因問其冠制所由其使者曰皮弁遺象安有大國君子而不識皮弁也子雄因曰中國無禮求諸四夷使者曰自至已來

此言之外未見無禮憲司以子雄失詞奏劾其事竟坐免俄而復職從幸江都帝以仗衛不整顧子雄部伍之子雄立指麾六軍肅然帝大悅曰公真武侯才也尋轉右武侯大將軍後坐事除名遼東之役帝令從軍自效因從來護兒自東平將指滄海會楊玄感反於黎陽帝疑之詔鎖子雄送行在所子雄殺使者亡歸玄感玄感每請計於子雄語在玄感傳及玄感敗伏誅籍沒其家

趙元淑

趙元淑父世模初事高寶寧後以衆歸周授上開府寓居京兆之雲陽高祖踐阼恒典宿衛後從晉王伐陳先鋒遇賊力戰而死朝廷以其身死王事以元淑襲父本官賜物二千段元淑性疎誕不治產業家徒壁立後數歲授驃騎將軍將之官無以自給時長安富人宗連家累千金仕周爲三原令有季女慧而有色連獨竒

之每求賢夫聞元淑如是請與相見連有風儀美談笑元淑亦異之及至其家服翫居處擬於將相酒酣奏女樂元淑所未見也元淑辭出連曰公子有暇可復來也後數日復造之宴樂更侈如此者再三因謂元淑曰知公子素貧老夫當相濟因問元淑所須盡買與之臨別元淑再拜致謝連復拜曰鄙人竊不自量敬慕公子今有一女願爲箕帚妾公子意何如元淑感愧遂娉爲妻連復送奴婢二十口良馬十餘匹加以縑帛錦綺及金寶珍玩元淑遂爲富人及煬帝嗣位漢王諒作亂元淑從楊素擊平之以功進位柱國拜德州刺史尋轉潁川太守並有威惠因入朝會司農不時納諸郡租穀元淑奏之帝謂元淑曰如卿意者幾日當了元淑曰如臣意不過十日帝卽日拜元淑爲司農卿納天下租如言而了帝悅焉禮部尚書楊玄感潛有異志以元淑可與共亂遂與結交多

遺金寶遼東之役領將軍典宿衛加授光祿大夫封葛公明年帝復征高麗以元淑鎮臨渝及玄感作亂其弟玄縱自帝所逃歸路經臨渝元淑出其小妻魏氏見玄縱對宴極歡因與通謀并授玄縱賂遺及玄感敗人有告其事者帝以屬吏元淑言與玄感結婚所得金寶則爲財娉實無他故魏氏復言初不受金帝親臨問卒無異辭帝大怒謂侍臣曰此則反狀何勞重問元淑及魏氏俱斬於涿郡籍沒其家

斛斯政

河南斛斯政祖椿魏太保尚書令常山文宣王父恢散騎常侍新蔡郡公政明悟有器幹初爲親衛後以軍功授儀同甚爲楊素所禮大業中爲尚書兵曹郎政有風神每奏事未嘗不稱旨煬帝悅之漸見委信楊玄感兄弟俱與之交遼東之役兵部尚書段文振

卒侍郎明雅復以罪廢帝彌屬意尋遷兵部侍郎于時外事四夷軍國多務政處斷辯速稱爲幹理玄感之反也政與通謀及玄縱等亡歸亦政之計也帝在遼東將班師窮治玄縱黨與內不自安遂亡奔高麗明年帝復東征高麗請降求執送政帝許之遂鎖政而還至京師以政告廟左翊衛大將軍宇文述奏曰斛斯政之罪天地所不容人神所同忿若同常刑賊臣逆子何以懲肅請變常法帝許之於是將政出金光門縛政於柱公卿百僚並親擊射鬻割其肉多有噉者噉後烹煮收其餘骨焚而揚之

劉元進

餘杭劉元進少好任俠爲州里所宗兩手各長尺餘臂垂過膝煬帝興遼東之役百姓騷動元進自以相表非常陰有異志遂聚眾合亡命會帝復征遼東徵兵吳會士卒皆相謂曰去年吾輩父兄

從帝征者當全盛之時猶死亡大半骸骨不歸今天下已罷弊是行也吾屬其無遺類矣於是多有亡散郡縣捕之急旣而楊玄感起於黎陽元進知天下思亂於是舉兵應之三吳苦役者莫不響至旬月眾至數萬將渡江而玄感敗吳郡朱燮晉陵管崇亦舉兵有眾七萬共迎元進奉以爲主據吳郡稱天子燮崇俱爲僕射署置百官毗陵東陽會稽建安豪傑多執長吏以應之帝令將軍吐萬緒光祿大夫魚俱羅率兵討焉元進西屯茅浦以抗官軍頻戰互有勝負元進退保曲阿與朱燮管崇合軍眾至十萬緒進軍逼之相持百餘日爲緒所敗保於黃山緒復破之燮戰死元進引趣建安休兵養士二將亦以師老頓軍自守俄而二將俱得罪帝令江都郡丞王世克發淮南兵擊之有大流星墜於江都未及地而南逝磨拂竹木皆有聲至吳郡而落于地元進惡之令掘地入二丈

得一石徑丈餘後數日失石所在世克既渡江元進將兵拒戰殺千餘人世克窘急退保延陵柵元進遣兵人各持茅因風縱火世克大懼將棄營而遁遇反風火轉元進之衆懼燒而退世克簡銳卒掩擊大破之殺傷大半自是頻戰輒敗元進謂管崇曰事急矣當以死決之於是出挑戰俱爲世克所殺其衆悉降世克坑之於黃亭澗死者三萬人其餘黨往往保險爲盜其後董道冲沈法興李子通等乘此而起戰爭不息逮於隋亡

李密

李密字法主真鄉公衍之從孫也祖耀周邢國公父寬驍勇善戰幹略過人自周及隋數經將領至柱國蒲山郡公號爲名將密多籌算才兼文武志氣雄遠常以濟物爲己任開皇中襲父爵蒲山公乃散家產調贍親故養客禮賢無所愛吝與楊玄感爲刎頸之

交後更折節下帷耽學尤好兵書誦皆在口師事國子助教包愷受史記漢書勵精忘勸愷門徒皆出其下大業初授親衛大都督非其所好稱疾而歸及楊玄感在黎陽有逆謀陰遣家僮至京師召密令與弟玄挺等同赴黎陽玄感舉兵而密至玄感大喜以爲謀主玄感謀計於密密曰愚有三計惟公所擇今天子出征遠在遼外地去幽州懸隔千里南有巨海之限北有胡戎之患中間一道理極艱危今公擁兵出其不意長驅入薊直扼其喉前有高麗退無歸路不過旬月齋糧必盡舉麾一召其衆自降不戰而禽此計之上也又關中四塞天府之國有衛文昇不足爲意今宜率衆經城勿攻輕齋鼓行務早西入天子雖還失其襟帶據險臨之故當必剋萬全之勢此計之中也若隨近逐便先向東都唐禕告之理當固守引兵攻戰必延歲月勝負殊未可知此計之下也玄感

曰不然公之下計乃上策矣今百官家口並在東都若不取之安能動物且經城不拔何以示威密計遂不行玄感既至東都皆捷自謂天下響應功在朝夕及獲常福嗣又委以腹心是以軍旅之事不專歸密福嗣既非同謀因戰被執每設籌畫皆持兩端後使作檄文福嗣固辭不肯密揣知其情因謂玄感曰福嗣元非同盟實懷觀望明公初起大事而姦人在側聽其是非必爲所誤明矣請斬謝衆方可安輯玄感曰何至於此密知言之不用退謂所親曰楚公好反而不欲勝如何吾屬今爲虜矣後玄感將西入福嗣竟亡歸東都時李子雄勸玄感速稱尊號玄感以問於密密曰昔陳勝自欲稱王張耳諫而被外魏武將求九錫荀彧止而見踈今者密欲正言還恐追蹤二子阿諛順意又非密之本圖何者兵起已來雖復頻捷至於郡縣未有從者東都守禦尚強天下救兵益至

公當身先士衆早定關中迺欲急自尊崇何示不廣也玄感咲而止及宇文述來護兒等軍且至玄感謂密曰計將安出密曰元弘嗣統強兵於隴右今可揚言其反遣使迎公因此入關可得給衆玄感遂以密謀號令其衆因引西入至陝縣欲圍弘農宮密諫之曰公今詐衆入西軍事在速況乃追兵將至安可稽留若前不得據關退無所守太衆一散何以自全玄感不從遂圍之三日攻不能拔方引而西至於閩鄉追兵遂及玄感敗密間行人關與玄感從叔詢相隨匿於馮翊詢妻之舍尋爲鄰人所告遂捕獲囚於京兆獄是時煬帝在高陽與其黨俱送帝所在途謂其徒曰吾等之命同於朝露若至高陽必爲菹醢今道中猶可爲計安得行就鼎鑊不規逃避也衆咸然之其徒多有金密令出示使者曰吾等死日此金並留付公幸用相瘞其餘卽皆報德使者利其金遂相然

許及出關外防禁漸弛密請通市酒食每讌飲喧嘩竟夕使者不以爲意行次邯鄲夜宿村中密等七人皆穿牆而遁與王仲伯亡抵平原賊帥郝孝德孝德不甚禮之備遭饑饉至削樹皮而食仲伯潛歸天水密詣淮陽舍於村中變姓名稱劉智遠聚徒教授經數月密鬱鬱不得志爲五言詩曰金風蕩初節玉露凋晚林此夕窮塗士空軫鬱陶心眺聽良多感慷慨獨霑襟霑襟何所爲悵然懷古意秦俗猶未平漢道將何冀樊噲市井徒蕭何刀筆吏一朝時運合萬古傳名器寄言世上雄虛生真可愧詩成而泣下數行時人有怪之者以告太守趙他縣捕之密乃亡去抵其妹夫雍丘令丘君明後君明從子懷義以告帝令捕密密得遁去君明竟坐死會東郡賊帥翟讓聚黨萬餘人密歸之其中有知密是玄感亡將潛勸讓害之密大懼乃因王伯當以策干讓讓遣說諸小賊所

至輒降下讓始敬焉召與計事密謂讓曰今兵衆旣多糧無所出若曠日持久則人馬困弊大敵一臨死亡無日未若直趣滎陽休兵館穀待士馬肥克然可與人爭利讓從之於是破金堤關掠滎陽諸縣城堡多下之滎陽太守郇王慶及通守張須陀以兵討讓讓數爲須陀所敗聞其來大懼將遠避之密曰須陀勇而無謀兵又驟勝旣驕且狠可一戰而禽公但列陣以待保爲公破之讓不得已勒兵將戰密分兵千餘人於林木間設伏讓與戰不利軍稍却密發伏自後掩之須陀衆潰與讓合擊大破之遂斬須陀於陣讓於是令密建牙別統所部密復說讓曰昏主蒙塵播揚吳越蜩毛競起海內飢荒明公以英桀之才而統驍雄之旅宜當廓清天下誅剪群兇豈可求食草間常爲小盜而已今東都士庶中外離心留守諸官政令不一明公親率大衆直掩輿洛倉發粟以賑窮

乏遠近孰不歸附百萬之衆一朝可集先發制人此機不可失也
讓曰僕起隴畝之間望不至此必如所圖請君先發僕領諸軍便
爲後殿得倉之日當別議之密與讓領精兵七千人以大業十三
年春出陽城北踰方山自羅口襲興洛倉破之開倉恣民所取老
弱襁負道路不絕越王侗武賁郎將劉長恭率步騎二萬五千討
密密一戰破之長恭僅以身免讓於是推密爲主密城洛口周迴
四十里以居之房彥藻說下豫州東都大懼讓上密號爲魏公密
初辭不受諸將等固請乃從之設壇場卽位稱元年置官屬以房
彥藻爲左長史邴元真右長史楊德方左司馬鄭德韜右司馬拜
讓司徒封東郡公其將帥封拜各有差長白山賊孟讓掠東郡燒
豐都市而歸密攻下鞏縣獲縣長柴孝和拜爲護軍武賁郎將裴
仁基以武牢歸密因遣仁基與孟讓率兵二萬餘人襲迴洛倉破

之燒天津橋遂縱兵大掠東都出兵乘之仁基等大敗僅以身免
密復親率兵三萬逼東都將軍段達武賁郎將高毗劉長恭等出
兵七萬拒之戰於故都官軍敗走密復下迴洛倉而據之俄而德
韜德方俱死復以鄭頽爲左司馬鄭虔象爲右司馬柴孝和說密
曰秦地阻山帶河西楚背之而亡漢高都之而霸如愚意者令仁
基守迴洛翟讓守洛口明公親簡精銳西襲長安百姓孰不郊迎
必當有征無戰旣剋京邑業固兵強方更長驅峻函掃蕩京洛傳
檄指撝天下可定但今英雄競起實恐他人我先一朝失之噬臍
何及密曰君之所圖僕亦思之久矣誠爲上策但昏主尚在從兵
猶衆我之所部並山東人旣見未下洛陽何肯相隨西入諸將出
於群盜留之各競雌雄若然者殆將敗矣孝和曰誠如公言非所
及也大軍旣未可西出請問行觀隙密從之孝和與數十數至陝

縣山賊歸之者萬餘人密時兵鋒甚銳每入苑與官軍連戰會密
為流矢所中臥於營內後數日東都出兵擊之密眾大潰棄迴洛
倉歸洛口孝和之眾聞密退各分散而去孝和輕騎歸密帝遣王
世克率江淮勁卒五萬來討密密逆拒之戰不利柴孝和溺死於
洛水密甚傷之世克營於洛西與密相拒百餘日武陽郡丞元寶
藏黎陽賊帥李文相洹水賊帥張昇清河賊帥趙君德平原賊帥
郝孝德並歸於密共襲破黎陽倉據之周法明舉江黃之地以附
密齊郡賊帥徐圓朗任城大俠徐師仁淮陽太守趙他等前後款
附以千百數翟讓所部王儒信勸讓為大冢宰總統眾務以奪密
權讓兄寬復謂讓曰天子止可自作安得與人汝若不能作我當
為之密聞其言有圖讓之計會世克列陣而至讓出拒之為世克
所擊退者數百步密與單雄信等率精銳赴之世克敗走讓欲乘

勝進破其營會日暮密固止之明日讓與數百人至密所欲為宴
樂密具饌以待之其所將左右各分令就食諸門並設備讓不之
覺也密引讓入坐有好弓出示讓遂令讓射讓引滿將發密遣壯
士蔡建自後斬之殞於牀下遂殺其兄寬及王儒信并其從者亦
有死焉讓所部將徐世勣為亂兵所斫中重瘡密遽止之僅而得
免單雄信等皆叩頭求哀密並釋而慰諭之於是率左右數百人
詣讓本營王伯當邴元直單雄信等入營告以殺讓之意眾無敢
動者乃令徐世勣單雄信王伯當分統其眾未幾世克夜襲倉城
密逆拒破之斬武賁郎將費青奴世克復移營洛北南對鞏縣其
後遂於洛水造浮橋悉眾以擊密密與千騎拒之不利而退世克
因薄其城下密簡銳卒數百人分為三隊出擊之官軍稍却自相
陷溺死者數萬人武賁郎將楊威王辨霍世舉劉長恭梁德重董

智通等諸將率皆没于陣世克僅而獲免不敢還東都遂走河陽其夜雨雪尺餘衆隨之者死亡殆盡密於是修金墉故城居之衆三十餘萬復來攻上春門留守常津出拒戰密擊敗之執津於陣其黨勸密卽尊號密不許及義師圍東都密出軍爭之交綏而退俄而宇文文化及殺逆率衆自江都北指黎陽兵十餘萬密乃自率步騎二萬拒之會越王侗稱尊號遣使者授密太尉尚書令東南道大行臺行軍元帥魏國公令先平文化及然後入朝輔政密遣使報謝焉文化及與密相遇密知其軍少食利在急戰故不與交鋒又遏其歸路使不得西密遣徐世勣守倉城文化及攻之不能下密與文化及隔水而語密數之曰卿本匈奴卑隸破野頭耳父兄弟並受隋室厚恩富貴累世至妻公主光榮隆顯舉朝莫二荷國士之遇者當須國士報之豈容主上失德不能死諫反因衆叛躬行殺

虐誅及子孫傍立支庶擅自尊崇欲規篡奪汙辱妃后枉害無辜不追諸葛瞻之忠誠乃爲霍禹之惡逆天地所不容人神所莫祐擁逼良善將欲何之今若速來歸我尚可得全後嗣文化及默然俯視良久乃瞋目大言曰共你論相殺事何須作書語邪密謂從者曰文化及庸懦如此忽欲圖爲帝王斯乃趙高聖公之流吾當折杖驅之耳文化及盛修攻具以逼黎陽倉城密領輕騎五百馳赴之倉城兵又出相應焚其攻具經夜火不滅密知文化及糧且盡因僞與和以弊其衆文化及不之悟大喜恣其兵食冀密饋之會密下有人獲罪亡投文化及具言密情文化及大怒其食又盡乃度永濟渠與密戰于童山之下自辰達酉密爲流矢所中頓於汲縣文化及掠汲郡北趣魏縣其將陳智略張童仁等所部兵歸于密者前後相繼初文化及以輜重留於東郡遣其所署刑部尚書王軌守之至是軌舉

郡降密以軌爲滑州總管密引兵而西遣記室參軍李儉朝於東都執殺煬帝人于弘達以獻越王侗侗以儉爲司農少卿使之反命召密入朝密至溫縣聞世克已殺元文都盧楚等乃歸金墉世克既得擅權乃厚賜將士繕治器械人心漸銳然密兵少衣世克乏食乃請交易密初難之邴元真等各求私利遞來勸密密遂許焉初東都絕糧人歸密者日有數百至此得食而降人益少密方悔而止密雖據倉無府庫兵數戰不獲賞又厚撫初附之兵於是衆心漸怨時遣邴元真守興洛倉元真起自微賤性又貪鄙宇文溫疾之每謂密曰不殺元真公難未已密不荅而元真知之陰謀叛密揚慶聞而告密密固疑焉會世克悉衆來決戰密留王伯當守金墉自引精兵就偃師北阻邛山以待之世克軍至令數百騎度御河密遣裴行儼率衆逆之會日暮暫交而退行儼孫長樂程

鸛金等驍將十數人皆遇重瘡密甚惡之世克夜潛濟師詰朝而陣密方覺之狼狽出戰於是敗績與萬餘人馳向洛口世克夜圍偃師守將鄭頴爲其部下所翻以城降世克密將入洛口倉城元真已遣人潛引世克矣密陰知之而不發其事因與衆謀待世克之兵半濟洛水然後擊之及世克軍至密候騎不時覺比將出戰世克軍悉已濟矣密自度不能支引騎而遁元真竟以城降於世克密衆漸離將如黎陽人或謂密曰殺翟讓之際徐世勣幾至於死今瘡猶未復其心安可保乎密乃止時王伯當棄金墉保河陽密以輕騎自武牢度河以歸之謂伯當曰兵敗矣久苦諸君我今自芻請以謝衆衆皆泣莫能仰視密復曰諸君幸不相棄當共歸關中密身雖媿無功諸君必保富貴其府掾柳燮對曰昔盆子歸漢尚食均輸明公與長安宗族有疇昔之遇雖不陪起義然而阻

東都斷隋歸路使唐國不戰而據京師此亦公之功也衆咸曰然
密遂歸大唐封邢國公拜光祿卿

裴仁基

河東裴仁基字德本祖伯鳳周汾州刺史父定上儀同仁基少驍
武便弓馬開皇初爲親衛平陳之役先登陷陣拜儀同賜物千段
以本官領漢王諒府親信煬帝嗣位諒舉兵作亂仁基苦諫諒大
怒囚之於獄及諒敗帝嘉之超拜護軍數歲改授武賁郎將從將
軍李景討叛蠻向思多於黔安以功進位銀青光祿大夫賜奴婢
百口絹五百匹擊吐谷渾於張掖破之加授金紫光祿大夫斬獲
寇掠靺鞨拜左光祿大夫從征高麗進位光祿大夫帝幸江都李
密據洛口令仁基爲河南道討捕大使據武牢以拒密及滎陽通
守張須陀爲密所殺仁基悉收其衆每與密戰多所斬獲時隋大

亂有功者不錄仁基見強寇在前士卒勞弊所得軍資卽用分賞
監軍御史蕭懷靜每抑止之衆咸怨怒懷靜又陰持仁基長短欲
有所奏劾仁基懼遂殺懷靜以其衆歸密密以爲河東郡公其子
行儼驍勇善戰密復以爲絳郡公甚相委昵王世克以東都食盡
悉衆詣偃師與密決戰密問計於諸將仁基對曰世克盡銳而至
洛下必虛可分兵守其要路令不得東簡精兵三萬傍河西出以
逼東都世克却還我且按甲世克重出我又逼之如此則此有餘
力彼勞奔命兵法所謂彼出我歸彼歸我出數戰以疲之多方以
誤之者也密曰公知其一不知其二東都兵馬有三不可當器械
精一也決計而來二也食盡求鬪三也我按甲蓄力以觀其弊彼
求鬪不得欲走無路不過十日世克之首可懸於麾下單雄信等
諸將輕世克皆請戰仁基苦爭不得密難違諸將之言戰遂大敗

仁基爲世克所虜世克以其父子並驍銳深禮之以兄女妻行儼
及僭尊號署仁基爲禮部尚書行儼爲左輔大將軍行儼每有攻
戰所當皆披靡號爲萬人敵世克憚其威名頗加猜防仁基知其
意不自安遂與世克所署尚書左丞宇文儒童尚食直長陳謙祕
書丞崔德本等謀反令陳謙於上食之際持匕首以劫世克行儼
以兵應於階下指麾事定然後出越王侗以輔之事臨發將軍張
童仁知其謀而告之俱爲世克所殺

史臣曰古先帝王之興也非夫至德深仁格於天地有豐功博利
弘濟艱難不然則其道無由矣自周邦不競隋運將隆武元高祖
並著大功於王室平南國摧東夏總百揆定三方然後變謳歌遷
寶鼎于時匈奴驕倨勾吳不朝既爭長於黃池亦飲馬於清渭高
祖內綏外禦日不暇給委心膂於俊傑寄折衝於爪牙文武爭馳
群策畢舉服猾夏之虜掃黃旗之寇峻五岳以作鎮環四海以爲
池厚澤被於域中餘威震於殊俗煬帝蒙故業踐丕基阻伊洛而
固峭函跨兩都而總萬國矜曆數之在已忽王業之艱難不務以
道恤人將以申威海外運拒諫之智騁飾非之辯耻轍迹之未遠
忘德義之不修於是鑿通渠開馳道樹以柳杞隱以金槌西出玉
門東踰碣石壅山堙谷浮河達河民力凋盡徭戍無期率土之心
鳥驚魚潰方西規奄蔡南討琉球親總八狄之師屢踐三韓之域
自以威行萬物顧指無違又躬爲長君功高曩列寵不假於外戚
權不逮於群下足以輔轡軒唐奄吞周漢子孫萬代人莫能窺振
古以來一君而已遂乃外踈猛士內忌忠良耻有盜竊之聲惡聞
喪亂之事出師命將不料衆寡兵少力屈者以畏悞受顯誅竭誠
克勝者以功高蒙隱戮或斃鋒刃之下或殞鳩毒之中賞不可以

有功求刑不可以無罪免畏首畏尾進退維谷彼山東之群盜多出廝役之中無尺土之資十家之產豈有陳涉亡秦之志張角亂漢之謀哉皆苦於上欲無厭下不堪命饑寒交切救死萑蒲莫識旌旗什伍之容安知行師用兵之勢但人自爲戰衆怒難犯故攻無完城野無橫陣星離碁布以千百數豪傑因其機以動之乘其勢而用之雖有勇敢之士明智之將連踵覆沒莫之能禦煬帝魂褫氣懾望絕兩京謀竄身於江湖襲永嘉之舊迹旣而禍生轂下釁起舟中思早告而莫追唯請死而獲可身棄南巢之野首懸白旗之上子孫勦絕宗廟爲墟夫以開皇之初比於大業之盛度土地之廣狹料戶口之衆寡算甲兵之多少校倉廩之虛實九鼎之譬鴻毛未喻輕重培塿之方嵩岱曾何等級論地險則遼隧未擬於長江語人謀則勾麗不侔於陳國高祖掃江南以清六合煬帝

事遼東而喪天下其故何哉所爲之迹同所用之心異也高祖北却強胡南并百越十有餘載戎車屢動民亦勞止不爲無事然其動也思以安之其勞也思以逸之是以民致時雍師無怨讟誠在於愛利故其興也勃焉煬帝嗣承平之基席已安之業肆其淫放虐用其民視億兆如草芥顧群臣如寇讎勞近以事遠求名而喪實兵纏魏闕卮危弗圖圍解鴈門慢遊不息天奪之魄人益其災群盜並興百殃俱起自絕民神之望故其亡也忽焉訊之古老考其行事此高祖之所由興而煬帝之所以滅者也可不謂然乎其隋之得失存亡大較與秦相類始皇并吞六國高祖統一九州二世虐用威刑煬帝肆行猜毒皆禍起於群盜而身殞於匹夫原始要終若合符契矣玄感宰相之子荷國重恩君之失得當竭股肱未議致身先圖問鼎遂假伊霍之事將肆莽卓之心人神同疾敗

不旋踵兄弟就菹醢之誅先人受焚如之酷不亦甚乎李密遭會
風雲奮其鱗翼思封函谷將割鴻溝朞月之間衆數十萬破化及
摧世克聲動四方威行萬里雖運乖天眷事屈興王而義協人謀
雄名克振壯矣然志性輕狡終致顛覆其度長摯大抑陳項之季
孟歟

隋書卷七十

列傳第三十五終

魏川中圖書

隋書卷七十一

列傳第三十六

特進臣魏 徵上

魏川中圖書

誠節

易稱聖人大寶曰位何以守位曰仁又云立人之道曰仁與義然
則士之立身成名在乎仁義而已故仁道不遠則殺身以成仁義
重於生則捐生而取義是以龍逢投軀於夏癸比干竭節於商辛
申崩斷臂於齊莊弘演納肝於衛懿爰逮漢之紀信樂布晉之向
雄指紹元在立名之士莫不庶幾焉至於臨難忘身見危受命雖
斯之不墜而行之蓋寡固知士之所重信在茲乎非夫內懷鐵石
之心外負凌霜之節孰能安之若命赴蹈如歸者也皇甫誕等當
擾攘之際踐必死之機白刃臨頸確乎不拔可謂歲寒貞栢疾風
勁草千載之後懍懍如生豈獨聞彼伯夷悞夫立志亦冀將來君

子有所庶幾故掇採所聞爲誠節傳

劉弘

劉弘字仲遠彭城叢亭里人魏太常卿芳之孫也少好學有行檢重節槩仕齊行臺郎中襄城沛郡穀陽三郡太守西楚州刺史及齊亡周武帝以爲本郡太守尉迥之亂也遣其將席毗掠徐兗弘勒兵拒之以功授儀同永昌太守齊州長史志在立功不安佐職平陳之役表請從軍以行軍長史從總管吐萬緒度江以功加上儀同封濩澤縣公拜泉州刺史會高智慧作亂以兵攻州弘城守百餘日救兵不至前後出戰死亡大半糧盡無所食與士卒數百人煮犀甲腰帶及剝樹皮而食之一無離叛賊知其饑餓欲降之弘抗節彌厲賊悉衆來攻城陷爲賊所害上聞而嘉歎者久之賜物二千段子長信襲其官爵

皇甫誕

皇甫誕字玄慮安定烏氏人也祖和魏膠州刺史父璠周隋州刺史誕少剛毅有器局周畢王引爲倉曹參軍高祖受禪爲兵部侍郎數年出爲魯州長史開皇中復入爲比部刑部二曹侍郎俱有能名遷治書侍御史朝臣無不肅憚上以百姓多流亡令誕爲河南道大使以檢括之及還奏事稱旨上甚悅令判大理少卿明年遷尚書右丞俄以母憂去職未朞起令視事尋轉尚書左丞時漢王諒爲并州總管朝廷盛選寮佐前後長史司馬皆一時名士上以誕公方著稱拜并州總管司馬總府政事一以諮之諒甚敬焉及煬帝卽位徵諒入朝諒用諮議王頗之謀發兵作亂誕數諫止諒不納誕因流涕曰竊料大王兵資無敵京師者加以君臣位定逆順勢殊士馬雖精難以取勝願王奉詔入朝守臣子之節必有

松喬之壽累代之榮如更遷延陷身叛逆一挂刑書爲布衣黔首
不可得也願察區區之心思萬全之計敢以死請諒怒而囚之及
楊素將至諒屯清源以拒之諒主簿豆盧毓出誕於獄相與協謀
閉城拒諒諒襲擊破之並抗節而遇害帝以誕亡身徇國嘉悼者
久之下詔曰褒顯名節有國通規加等飾終抑惟令典并州總管
司馬皇甫誕性理淹通志懷審正効官贊務聲積克宣值狂悖構
禍凶威孔熾確殉單誠不從妖逆雖幽繫寇手而雅志彌厲遂潛
與義徒據城抗拒衆寡不敵奄致非命可贈柱國封弘義公謚曰
明子無逸嗣無逸尋爲清陽太守政甚有聲大業令行舊爵例除
以無逸誠義之後賜爵平輿侯入爲刑部侍郎守右武衛將軍初
漢王諒之反也州縣莫不響應有嵐州司馬陶模繁時令敬釗並
抗節不從

陶模

陶模京兆人也性明敏有器幹仁壽初爲嵐州司馬諒旣作亂刺
史喬鍾葵發兵將赴逆模拒之曰漢王所圖不軌公荷國厚恩致
位方伯謂當竭誠效命以答慈造豈有大行皇帝梓宮未掩翻爲
厲階鍾葵失色曰司馬反邪臨之以兵辭氣不撓葵義而釋之軍
吏進曰若不斬模何以壓衆心於是囚之於獄悉掠取資財分賜
黨與及諒平煬帝嘉之拜開府授大興令楊玄感之反也率兵從
衛玄擊之以功進位銀青光祿大夫卒官

敬釗

敬釗字積善河東蒲坂人也父元約周布憲中大夫釗仁壽中爲
繁時令甚有能名及賊至力戰城陷賊帥墨弼掠其資產而臨之
以兵釗辭氣不撓弼義而止之執送於偽將喬鍾葵所鍾葵釋之

署爲代州總管司馬釗正色拒之至於再三鍾葵忿然曰受官則可不然當斬釗答曰忝爲縣宰遭逢逆亂進不能保境退不能死節爲辱已多何乃復以僞官相迫也死生唯命餘非所聞鍾葵怒甚熟視釗曰卿不畏死邪復將殺之會楊義臣軍至鍾葵遽出戰因而大敗釗遂得免大業三年煬帝避暑汾陽宮代州長史柳銓司馬崔寶山上其狀付有司將加褒賞會虞世基奏格而止後遷朝邑令未幾終

游元

游元字楚客廣平任城人魏五更明根之玄孫也父寶藏位至太守元少聰敏年十六齊司徒徐顯秀引爲參軍事周武帝平齊之後歷壽春令譙州司馬俱有能名開皇中爲殿內侍御史晉王廣宗本諱爲揚州總管以元爲法曹參軍父憂去職後爲內直監煬帝嗣位

遷尚書度支郎遼東之役領左驍衛長史爲益牟道監軍拜朝請大夫兼持書侍御史宇文述等九軍敗績帝令元按其獄述時貴倖其子士及又尚南陽公主勢傾朝廷遣家僮造元有所請屬元不之見他日數述曰公地屬親賢腹心是寄當咎身責已以勸事君乃遣人相造欲何所道按之愈急仍以狀劾之帝嘉其公正賜朝服一襲九年奉使於黎陽督運楊玄感作逆乃謂元曰獨夫肆虐天下士大夫肝腦塗地加以陷身絕域之所軍糧斷絕此亦天亡之時也我今親率義兵以誅無道卿意如何元正色答曰尊公荷國寵靈功參佐命高官重祿近古莫儔公之弟兄青紫交映當謂竭誠盡節上答鴻恩豈意墳土未乾親圖反噬深爲明公不取願思禍福之端僕有死而已不敢聞命玄感怒而囚之屢脇以兵竟不屈節於是害之帝甚嘉歎贈銀青光祿大夫賜縑五百匹拜

其子仁宗爲正議大夫弋陽郡通守

馮慈明

馮慈明字無佚信都長樂人也父子琮仕齊官至尚書右僕射慈明在齊以戚屬之故年十四爲淮陽王開府參軍事尋補司州主簿進除中書舍人周武平齊授帥都督高祖受禪開三府官除司空司倉參軍事累遷行臺禮部侍郎皇口廣本爲并州總管盛選察屬以慈明爲司士後歷吏部員外郎兼內史舍人煬帝卽位以母憂去職帝以慈明始事藩邸後更在臺意甚銜之至是謫爲伊吾鎮副未之官轉交趾郡丞大業九年被徵入朝時兵部侍郎斛斯政亡奔高麗帝見慈明深慰勉之俄拜尚書兵曹郎加位朝請大夫十三年攝江都郡丞事李密之逼東都也詔令慈明安集瀍洛追兵擊密至鄆陵爲密黨崔樞所執密延慈明於坐勞苦之因而

謂曰隋祚已盡區宇沸騰吾躬率義兵所向無敵東都危急計日將下今欲率四方之衆問罪於江都卿以爲何如慈明答曰慈明直道事人有死而已不義之言非所敢對密不悅冀其後改厚加禮焉慈明潛使人奉表江都及致書東都留守論賊形勢密知其狀又義而釋之出至營門賊帥翟讓怒曰爾爲使人爲我所執魏公相待至厚曾無感戴寧有畏乎慈明勃然曰天子使我來正欲除爾輩不圖爲賊黨所獲我豈從汝求活耶須殺但殺何須罵詈因謂群賊曰汝等本無惡心因饑饉逐食至此官軍且至早爲身計讓益怒於是亂刀斬之時年六十八梁郡通守楊汪上狀帝歎惜之贈銀青光祿大夫拜其二子惇怍俱爲尚書承務郎王充推越王侗爲主重贈柱國戶部尚書昌黎郡公謚曰壯武長子忱先在東都王充破李密忱亦在軍中遂遣奴負父屍樞詣東都身不

自送未幾又盛花燭納室時論醜之

張須陁

張須陁弘農閿鄉人也性剛烈有勇略弱冠從史萬歲討西爨以功授儀同賜物三百段煬帝嗣位漢王諒作亂并州從楊素擊平之加開府大業中爲齊郡丞會興遼東之役百姓失業又屬歲饑穀米踊貴須陁將開倉賑給官屬咸曰須待詔勅不可擅與須陁曰今帝在遠遣使往來必淹歲序百姓有倒懸之急如待報至當委溝壑矣吾若以此獲罪死無所恨先開倉而後上狀帝知之而不責也明年賊帥主簿聚結亡命數萬人寇掠郡境官軍擊之多不利須陁發兵拒之簿遂引軍南轉掠魯郡須陁躡之及于岱山下簿恃驟勝不設備須陁選精銳出其不意擊之簿衆大潰因乘勝斬首數千級簿收合亡散得萬餘人將北度河須陁追之至

臨邑復破之斬五千餘級獲六畜萬計時天下承平日久多不習兵須陁獨勇決善戰又長於撫馭得士卒心論者號爲名將簿復北戰連豆子虺賊孫宜雅石祗閼郝孝德等衆十餘萬攻章丘須陁遣舟師斷其津濟親率馬步二萬襲擊大破之賊徒散走旣至津梁復爲舟師所拒前後狼狽獲其家累輜重不可勝計露布以聞帝大悅優詔褒陽令使者圖畫其形容而奏之其年賊裴長才石子河等衆二萬奄至城下縱兵大掠須陁未暇集兵親率五騎與戰賊競赴之圍百餘重身中數瘡勇氣彌厲會城中兵至賊稍却須陁督軍復戰長才敗走後數旬賊帥秦君弘郭方預等合軍圍北海兵鋒甚銳須陁謂官屬曰賊自恃強謂我不能救吾今速去破之必矣於是簡精兵倍道而進賊果無備擊大破之斬數萬級獲輜重三千兩司隸刺史裴操之上狀帝遣使勞問之十年賊

左孝友衆將十萬屯於蹲狗山須陁列八風營以逼之復分兵拒其要害孝友窘迫面縛來降其黨解象王良鄭大彪李腕等衆各萬計須陁悉討平之威振東夏以功遷齊郡通守領河南道十二郡黜陟討捕大使俄而賊盧明月衆十餘萬將寇河北次祝阿須陁邀擊殺數千人賊呂明星師仁泰霍小漢等衆各萬餘擾濟北須陁進軍擊走之尋將兵拒東郡賊翟讓前後三十餘戰每破走之轉滎陽通守時李密說讓取洛口倉讓憚須陁不敢進密勸之讓遂與密率兵逼滎陽須陁拒之讓懼而退須陁乘之逐北十餘里時李密先伏數千人於林木間邀擊須陁軍遂敗績密與讓合軍圍之須陁潰圍輒出左右不能盡出須陁躍馬入救之來往數四衆皆敗散乃仰天曰兵敗如此何面見天子乎乃下馬戰死時年五十二其所部兵晝夜號哭數日不止越王侗遣左光祿大夫

裴仁基招撫其衆移鎮武牢帝令其子元備總父兵元備時在齊郡遇賊竟不果行

楊善會

楊善會字敬仁弘農華陰人也父初官至毗陵太守善會大業中爲郟令以清正聞俄而山東饑饉百姓相聚爲盜善會以左右數百人逐捕之徃皆克捷其後賊帥張金稱衆數萬屯於縣界屠城剽邑郡縣莫能禦善會率勵所領與賊搏戰或日有數合每挫其鋒煬帝遣將軍段達來討金稱善會進計於達達不能用軍竟敗焉達深謝善會後復與賊戰進止一以謀之於是大克金稱復引渤海賊孫宣雅高士達等衆數十萬破黎陽而還軍鋒甚盛善會以勁兵千人邀擊破之擢拜朝請大夫清河郡丞金稱稍更屯聚以輕兵掠冠氏善會與平原通守楊元弘步騎數萬衆襲其本營

武賁郎將王辯軍亦至金稱釋寇氏來援因與辯戰不利善會選精銳五百赴之所當皆靡辯軍復振賊退守本營諸軍各還于時山東思亂從盜如市郡縣微弱陷沒相繼能抗賊者唯善會而已前後七百餘陣未嘗負敗每恨衆寡懸殊未能滅賊會太僕楊義臣討金稱復爲賊所敗退保臨清取善會之策頻與決戰賊乃退走乘勝遂破其營盡俘其衆金稱將數百人遁後歸漳南招集餘黨善會追捕斬之傳首行在所帝賜以尚方甲稍弓劍進拜清河通守其年從楊義臣斬漳南賊帥高士達傳首江都宮帝下詔褒揚之士達所部將竇建德自號長樂王來攻信都臨清賊王安阻兵數千與建德相影響善會襲安斬之建德既下信都復擾清河善會逆拒之反爲所敗嬰城固守賊圍之四旬城陷爲賊所執建德釋而禮之用爲具州刺史善會罵之曰老賊何敢擬議國士

恨吾力劣不能搗汝等我豈是汝屠酷兒輩敢欲更相吏邪臨之以兵辭氣不撓建德猶欲活之爲其部下所請又知終不爲已用於是害之清河士庶莫不傷痛焉

獨孤盛

獨孤盛上柱國楷之弟也性剛烈有膽氣煬帝在藩盛以左右從累遷爲車騎將軍及帝嗣位以藩邸之舊漸見親待累轉爲右屯衛將軍字文化及之作亂也裴虔通引兵至成象殿宿衛者皆釋仗而走盛謂虔通曰何物兵形勢太異也虔通曰事勢已然不預將軍事將軍慎無動盛大罵曰老賊是何物語不及被甲與左右十餘人逆拒之爲亂兵所殺越王侗稱制贈光祿大夫紀國公謚曰武節

元文都

元文都洵陽公孝矩之兄子也父孝則周小冢宰江陵總管文都性鯁直明辯有器幹仕周爲右侍上士開皇初授內史舍人歷庫部考功二曹郎俱有能名擢爲尚書左丞轉太府少卿煬帝嗣位轉司農少卿司隸大夫尋拜御史大夫坐事免未幾授太府卿帝漸任之甚有當時之譽大業十三年帝幸江都宮詔文都與段達皇甫無逸韋津等同爲東都留守及帝崩文都與達津等共推越王侗爲帝侗署文都爲內史令開府儀同三司光祿大夫左驍衛大將軍攝右翊衛將軍魯國公旣而宇文化及立秦王浩爲帝擁兵至彭城所在響震文都諷侗遣使通於李密密於是請降因授官爵禮其使甚厚王充不悅因與文都有隙文都知之陰有誅充之計侗復以文都領御史大夫充固執而止盧楚說文都曰王充外軍一將耳本非留守之徒何得預吾事且洛口之敗罪不容誅

今者敢懷跋扈宰制時政此而不除方爲國患文都然之遂懷奏入殿事臨發有人以告充充時在朝堂懼而馳還舍嘉城謀作亂文都頻遣呼之充稱疾不赴至夜作亂攻東太陽門而入拜於紫微觀下侗遣人謂之曰何爲者充曰元文都盧楚謀相殺害請斬文都歸罪司寇侗見兵勢漸盛度終不免謂文都曰公自見王將軍也文都遷延而泣侗遣其署將軍黃桃樹執文都以出文都顧謂侗曰臣今朝亡陛下亦當夕及侗慟哭而遣之左右莫不憫默出至興教門充令左右亂斬之諸子並見害

盧楚

盧楚涿郡范陽人也祖景祚魏司空掾楚少有才學鯁急口吃言語澁難大業中爲尚書右司郎當朝正色甚爲公卿所憚及帝幸江都東都官寮多不奉法楚每存糾舉無所迴避越王侗稱尊號

以楚爲內史令左備身將軍攝尚書左丞右光祿大夫封涿郡公與元文都等同心勦力以輔幼王及王充作亂兵攻太陽門武衛將軍皇甫無逸斬關逃難呼楚同去楚謂之曰僕與元公有約若社稷有難誓以俱死今捨去不義及兵入楚匿於太官署賊黨執之送於充所充奮袂令斬之於是鋒刀交下支體糜碎

劉子翊

劉子翊彭城叢亭里人也父徧齊徐州司馬子翊少好學頗解屬文性剛蹇有吏幹仕齊殿中將軍開皇初爲南和丞累轉秦州司法參軍事十八年入考功尚書右僕射楊素見而異之奏爲侍御史時永寧令李公孝四歲喪母九歲外繼其後父更別娶後妻至是而亡河間劉炫以無撫育之恩議不解任子翊駁之曰傳云繼母如母與母同也當以配父之尊居母之位齊杖之制皆如親母

又爲人後者爲其父母基報基者自以本生非殊親之與繼也父雖自處傍尊之地於子之情猶須隆其本重是以令云爲人後者爲其父母並解官申其心喪父卒母嫁爲父後者雖不服亦申心喪其繼母嫁不解官此專據嫁者生文耳將知繼母在父之室則制同親母若謂非有撫育之恩同之行路何服之有乎服既有之心喪焉可獨異三省令旨其義甚明今言令許不解何其甚謬且後人者爲其父母基未有變隔以親繼親繼旣等故知心喪不殊服問云母出則爲繼母之黨服豈不以出母族絕推而遠之繼母配父引而親之乎子思曰爲伋也妻是爲白也母不爲伋也妻是不爲白也母定知服以各重情因父親所以聖人敦之以孝慈弘之以名義是使子以名服同之親母繼以義報等之已生如謂繼母之來在子出之後制有淺深者考之經傳未見其文譬出後之

人所後者初亡後之者始至此復可以無撫育之恩而不復重乎
昔長沙人王恚漢末爲上計詣京師旣而吳魏隔絕恚於內國更
娶生子昌恚死後爲東平相始知吳之母亡便情繫居重不攝職
事于時議者不以爲非然則繼母之與前母於情無別若要以撫
育始生服制王昌復何足云乎又晉鎮南將軍羊祜無子取弟子
伊爲子祜薨伊不服重祜妻表聞伊辭曰伯生存養已伊不敢違
然無父命故還本生尚書彭權議子之出養必由父命無命而出
是爲叛子於是下詔從之然則心服之制不得緣恩而生也論云
禮者稱情而立文仗義而設教還以此義論彼之情稱情者稱如
母之情仗義者仗爲子之義名義分定然後能尊父順名崇禮篤
敬苟以母養之恩始成母子則恩由彼至服自己來則慈母如母
何得待父命又云繼母慈母本實路人臨已養已同之骨血若如

斯言子不由父縱有恩育得如母乎其慈繼雖在三年之下而居
齊菴之上禮有倫列服以稱情繼母本以名服豈藉恩之厚薄也
至於兄弟之子猶子也私昵之心實殊禮服之制無二彼言以輕
如重自以不同此謂如重之辭卽同重法若使輕重不等何得爲
如律云准枉法者但准其罪以枉法論者卽同真法律以弊刑禮
以設教准者准擬之名以者卽真之稱如以二字義用不殊禮律
兩文所防是一將此明彼足見其義取譬伐柯何遠之有又論云
取子爲後者將以供承祧廟奉養已身不得使宗子歸其故宅以
子道事本父之後妻也然本父後妻因父而得母稱若如來旨本
父亦可無心喪乎何直父之後妻論又云禮言舊君其尊豈復君
乎已去其位非復純臣須言舊以殊之別有所重非復純孝故言
其已見之目以其父之文是名異也此又非通論何以言之其舊

訓殊所用亦別舊者易新之稱其者因彼之辭安得以相類哉至如禮云其父析薪其子不克負荷傳云衛雖小其君在焉若其父而有異其君復有異乎斯不然矣斯不然矣今炫敢違禮乖令侮聖于法使出後之子無情於本生名義之分有虧於風俗徇飾非於明世彊媒孽於禮經雖欲揚已露才不覺言之傷理事奏竟從子翊之議仁壽中爲新豐令有能名大業三年除大理正甚有當時之譽擢授持書侍御史每朝廷疑議子翊爲之辯析多出衆人意表從幸江都天下大亂帝猶不悟子翊田侍切諫由是忤旨令子翊爲丹陽留守尋遣於上江督運爲賊吳棊子所虜子翊說之因以衆首復遣領首賊清江遇煬帝被殺賊知而告之子翊弗信斬所言者賊又欲請以爲主子翊不從群賊執子翊至臨川城下使告城中云帝已崩子翊反其言於是見害時年七十

堯君素

堯君素魏郡湯陰人也煬帝爲晉王時君素以左右從及嗣位累遷鷹擊郎將大業之末盜賊蜂起人多流亡君素所部獨全後從驍衛大將軍屈突通拒義兵於河東俄而通引兵南遁以君素有膽略署領河東通守義師遣將呂紹宗韋義節等攻之不剋及通軍敗至城下呼之君素見通歔歔流涕悲不自勝左右皆哽咽通亦泣下霑襟因謂君素曰吾軍已敗義旗所指莫不響應事勢如此卿當早降以取富貴君素答曰公當瓜牙之寄爲國大臣主上委公以關中代王付公以社稷國祚隆替懸之於公奈何不思報効以至於此縱不能遠慙主上公所乘馬卽代王所賜也公何面目乘之哉通曰吁君素我力屈而來君素曰方今力猶未屈何用多言通慙而退時圍甚急行李斷絕君素乃爲木鵝置表於頸具

論事勢浮之黃河汭流而下河陽守者得之達于東都越王侗見而歎息於是承制拜君素爲金紫光祿大夫密遣行人勞苦之監門直閣龐玉武衛將軍皇甫無逸前後自東都歸義俱造城下爲陳利害大唐又賜金券待以不死君素卒無降心其妻又至城下謂之曰隋室已亡天命有屬君何自苦身取禍敗君素曰天下事非婦人所知引弓射之應弦而倒君素亦知事必不濟然要在守死不易每言及國家未嘗不歔歔嘗謂將士曰吾是藩邸舊臣累蒙獎擢至於大義不得不死今穀支數年食盡此穀足知天下之事必若隋室傾敗天命有歸吾當斷頭以付諸君也時百姓苦隋日久及逢義舉人有息肩之望然君素善於統領下不能叛歲餘頗得外生口城中微知江都傾覆又糧食乏絕人不聊生男女相食衆心離駭白虹降於府門兵器之端夜皆光見月餘君素爲左

右所害

陳孝意

河東陳孝意少有志尚弱冠以貞介知名大業初爲魯都司法書佐郡內號爲廉平太守蘇威嘗欲殺一囚孝意固諫至於再三威不許孝意因解衣請先受死良久威意乃解謝而遣之漸加禮敬及威爲納言奏孝意爲侍御史後以父憂去職居喪過禮有白鹿馴擾其廬時人以爲孝感之應未期起授鴈門郡丞在郡菜食齋居朝夕哀臨每一發聲未嘗不絕倒柴毀骨立見者哀之于時政刑日紊長吏多賊汙孝意清節彌厲發姦擿伏動若有神吏民稱之煬帝幸江都馬邑劉武周殺太守王仁恭舉兵作亂孝意率兵與武賁郎將王智辯討之戰於下館城反爲所敗武周遂轉攻傍郡百姓兇兇將懷叛逆前郡丞楊長仁鴈門令王確等並桀黠爲

無賴所歸謀應武周孝意陰知之族滅其家郡中戰慄莫敢異志俄而武周引兵來攻孝意拒之每致克捷但孤城獨守外無聲援孝意執志誓以必死每遣使江都道路隔絕竟無報命孝意亦知帝必不反每旦暮向詔勅庫俯伏流涕悲動左右圍城百餘日糧盡爲校尉張倫所殺以城歸武周

張季珣

京兆張季珣父祥少爲高祖所知其後引爲丞相參軍事開皇中累遷并州司馬仁壽末漢王諒舉兵反遣其將劉建略地燕趙至井陘祥勒兵拒守建攻之復縱火燒其郭下祥見百姓驚駭其城側有西王母廟祥登城望之再拜號泣而言曰百姓何罪致此焚燒神其有靈可降雨相救言訖廟上雲起須臾驟雨其火遂滅士卒感其至誠莫不用命城圍月餘李雄援軍至賊遂退走以功授

開府歷汝州刺史靈武太守入爲都水監卒官季珣少慷慨有志節大業末爲鷹擊郎將其府據箕山爲固與洛口連接及李密翟讓攻陷倉城遣人呼之季珣罵密極口密怒遣兵攻之連年不能克時密衆數十萬在其城下季珣四面阻絕所領不過數百人而執志彌固誓以必死經三年資用盡樵蘇無所得撤屋而爨人皆穴處季珣撫巡之一無離叛糧盡士卒羸病不能拒戰遂爲所陷季珣坐聽事顏色自若密遣兵禽送之群賊曳季珣令拜密季珣曰吾雖爲敗軍之將猶是天子瓜牙之臣何容拜賊也密壯而釋之翟讓從之求金不得遂殺之時年二十八其弟仲琰大業末爲上洛令及義兵起率吏人城守部下殺之以歸義仲琰弟琮爲千牛左右字文化及之亂遇害季珣家素忠烈兄弟俱死國難論者賢之

松贊

北海松贊性剛烈重名義爲石門府隊正大業末有賊楊厚擁徒作亂來攻北海縣贊從郡兵討之贊輕騎覘賊爲厚所獲厚令贊謂城中云郡兵已破宜早歸降贊僞許之旣至城下大呼曰我是松贊爲官軍覘賊邂逅被執非方屈也今官軍大來並已至矣賊徒寡弱旦暮擒剪不足爲憂賊以刀築贊口引之而去歐擊交下贊罵厚曰老賊何敢致辱賢良禍自及也言未卒賊已斬斷其腰城中望之莫不流涕扼腕銳氣益倍北海卒完煬帝遣戶曹郎郭子賤討厚破之以贊亡身殉節嗟悼不已！表奏之優詔褒揚贈朝散大夫本郡通守

史臣曰古人以天下至大方身則小生爲重矣比義則輕然則死有重於太山生以理全者也生有輕於鴻毛死與義合者也然死不可追生無再得故處不失節所以爲難矣楊諒玄感李密反形已成凶威方熾皇甫誕游元馮慈明臨危不顧視死如歸可謂勇於蹈義矣獨狐盛元文都盧楚堯君素豈不知天之所廢人不能與甘就菹醢之誅以徇忠貞之節雖功未存於社稷力無救於顛危然視彼苟免之徒貫三光而洞九泉矣須臾善會有溫序之風子翊松贊蹈解揚之列國家昏亂有忠臣誠哉斯言也

終

魏川屯鳳臺
氏圖

特進臣魏

徵上

魏川屯鳳臺
氏圖

孝義

孝經云夫孝天之經也地之義也人之行也論語云君子務本本立而道生孝悌也者其為仁之本與呂覽云夫孝三皇五帝之本務萬事之綱紀也執一術而百善至百邪去天下順者其唯孝乎然則孝之為德至矣其為道遠矣其化人深矣故聖帝明王行之於四海則與天地合其德與日月齊其明諸侯卿大夫行之於國家則永保其宗社長守其祿位匹夫匹婦行之於閭閻則播徽烈於當年揚休名於千載此皆資純至以感物故聖哲之所重田翼郎方貴等闕稽古之學無俊偉之才並能任其自然情無矯飾篤於天性勤其四體竭股肱之力盡愛敬之心自足膝下之歡忘懷

軒冕之貴不言之化人神通感雖或位登台輔爵列王侯祿積萬鍾馬踰千駟死之日曾不得與斯人之徒隸齒孝之大也不其然乎故述其所行爲孝義傳

陸彥師

陸彥師字雲房魏郡臨漳人祖希道魏定州刺史父子彰中書監彥師少有行檢爲邦族所稱長而好學解屬文魏襄城王元旭引爲參軍事以父艱去職哀毀殆不勝喪與兄卬廬於墓次負土成墳公卿重之多就墓側存問晦朔之際車馬不絕齊文宣聞而嘉歎旌表其閭號其所住爲孝終里中書令河間邢邵表薦之未報彭城王浹爲司州牧召補主簿後歷中外府東閣祭酒兄卬當襲父始平侯以彥師昆弟中最幼表讓封焉彥師固辭而止時稱友悌孝義總萃一門遷中書舍人尋轉通直散騎侍郎每陳使至必

令高選主客彥師所接對者前後六輩歷中書黃門侍郎以不阿宦者遇讒出爲中山太守有惠政數年徵爲吏部郎中周武平齊授載師下大夫宣帝時轉少納言賜爵臨水縣男奉使幽薊俄而高祖爲丞相彥師遇疾請假還鄴尉迴將爲亂彥師微知之遂委妻子潛歸長安高祖嘉之授內史下大夫拜上儀同高祖受禪拜尚書左丞進爵爲子彥師素多病未幾以務劇疾動乞解所職有詔聽以本官就第歲餘轉吏部侍郎隋承周制官無清濁彥師在職凡所任人頗甄別於士庶論者美之後復以病出爲汾州刺史卒官

田德懋

田德懋觀國公仁恭之子也少以孝友著名開皇初以父軍功賜爵平原郡公授太子千牛備身丁父艱哀毀骨立廬於墓側負土

成墳上閭而嘉之遣員外散騎侍郎元志就吊焉復降璽書曰皇帝謝田德懋知在窮疾哀毀過禮倚廬墓所負土成墳朕孝理天下思弘名教復與汝通家情義素重有聞孝感嘉歎兼深春日暄和氣力何似宜自抑割以禮自存也并賜縑二百匹米百石復下詔表其門閭後歷太子舍人義州司馬大業中爲給事郎尚書駕部郎卒官

薛濟

薛濟字道贖刑部尚書內陽公胄之從祖弟也父琰周渭南太守濟少喪父早孤養母以孝聞幼好學有志行尋師於長安時初平江陵何妥歸國見而異之授以經業周天和中襲爵虞城侯歷納言上士新豐令開皇初擢拜尚書虞部侍郎尋轉考功侍郎帝聞濟事母至孝以其母老賜輿服杖屨四時環味當時榮之後其母

疾濟貌甚憂瘁親故弗之識也暨丁母艱詔鴻臚監護喪事歸葬夏陽於時隆冬極寒濟衰絰徒跣冒犯霜雪自京及鄉五百餘里足凍墮指瘡血流離朝野爲之傷痛州里贈助一無所受尋起令視事濟屢陳誠欵請終喪制優詔不許及至京上見其毀瘠過甚爲之改容顧謂群臣曰吾見薛濟哀毀不覺悲感傷懷嗟異久之濟竟不勝喪病且卒其弟謨時爲晉王府兵曹參軍事在揚州濟遺書與謨曰吾以不造幼丁艱酷窮游約處屢絕簞瓢晚生早孤不聞詩禮賴奉先人貽厥之訓獲稟母氏聖善之規負笈裏糧不憚艱遠從師就業欲罷不能砥行厲心困而彌篤服膺教義爰至長成自釋耒登朝于茲二十三年矣雖官非聞達而祿喜逮親庶保期願得終色養何圖精誠無感禍酷荐臻兄弟俱被奪情苦廬靡申哀訴是用扣心泣血實氣摧魂者也旣而瘡巨豐深不勝荼

毒啓手啓足幸及全歸使夫死而有知得從先人於地下矣豈非
至願哉但念爾伶俜孤宦遠在邊服顧此恨恨如何可言適已有
書冀得與汝面訣忍死待汝已歷一旬汝既未來便成今古緬然
永別爲恨何言勉之哉勉之哉書成而絕時年四十二有司以聞高祖
爲之屑涕降使齋冊書弔祭曰皇帝咨故考功侍郎薛濬於戲惟
爾操履貞和器業詳敏允膺列宿勤饗克彰及遭私艱奄從毀滅
嘉爾誠孝感於朕懷奠醑有加抑惟朝典故遣使人指申往命魂
而有靈歆茲榮渥嗚呼哀哉濬性清儉死之日家無遺資濬初爲
童兒時與宗中諸兒遊戲于澗濱見一黃蛇有角及足召群兒共
視了無見者濬以爲不祥歸大憂悴母逼而問之濬以實對時有
胡僧詣宅乞食濬母怖而告之僧曰此乃兒之吉應且是兒也早
有名位然壽不過六七耳言終而出忽然不見時咸異之旣而終

於四十二六七之言於是驗矣子乾福武安郡司倉書佐

王頌

王頌字景彥太原祁人也祖神念梁左衛將軍父僧辯太尉頌少
倣儻有文武幹局其父平侯景留頌質於荊州遇元帝爲周師所
陷頌因入關聞其父爲陳武帝所殺號慟而絕食頃乃蘇哭泣不
絕聲毀瘠骨立至服闋常布衣蔬食藉藁而臥周明帝嘉之召授
左侍上士累遷漢中太守尋拜儀同三司開皇初以平蠻功加開
府封蛇丘縣公獻取陳之策上覽而異之召與相見言畢而歔欬
上爲之改容及大舉伐陳頌自請行率徒數百人從韓擒先鋒夜
濟力戰被傷恐不堪復鬪悲感嗚咽夜中因睡夢有人授藥比寤
而瘡不痛時人以爲孝感及陳滅頌密召父時士卒得千餘人對
之涕泣其間壯士或問頌曰郎君來破陳國滅其社稷讎耻已雪

而悲哀不止者將爲霸先早死不得手办之邪請發其丘壟斷觀
焚骨亦可申孝心矣頡頏頽陳謝額盡流血答之曰其爲帝王墳
塋甚大恐一宵發掘不及其屍更至明朝事乃彰露若之何諸人
請具鑿錘一旦皆萃於是夜發其陵剖棺見陳武帝鬚並不落其
本皆出自骨中頡頏遂焚骨取灰投水而飲之旣而自縛歸罪於晉
王王表其狀高祖曰朕以義平陳王頡頏所爲亦孝義之道也朕何
可罪之舍而不問有司錄其戰功將加柱國賜物五千段頡頏固辭
曰臣緣國威靈得雪怨耻本心徇私非是爲國所加官賞終不敢
當高祖從之拜代州刺史甚有惠政母憂去職後爲齊州刺史卒
官時年五十二弟頡見文學傳

楊慶

楊慶字伯悅河間人也祖玄父剛並以至孝知名慶美姿儀性辯

慧年十六齊國子博士徐遵明見而異之及長頗涉書記年二十
五郡察孝廉以侍養不行其母有疾不解襟帶者七旬及居母憂
哀毀骨立負土成墳齊文宣帝表其門閭賜帛三十匹綵十屯粟
五十石高祖受禪屢加褒賞擢授儀同三司版授平陽太守年八
十五終於家

郭儁

郭儁字弘又太原文水人也家門雍睦七葉共居犬豕同乳烏鵲
通巢時人以爲義感之應州縣上其事上遣平昌公宇文弼詣其
家勞問之持書御史柳彧巡省河北表其門閭漢王諒爲并州總
管聞而嘉歎賜兄弟二十餘人衣各一襲

田翼

田翼不知何許人也性至孝養母以孝聞其後母臥疾歲餘翼親

易燥濕母食則食母不食則不食母患暴痢翼謂中毒遂親嘗惡及母終翼一慟而絕其妻亦不勝哀而死鄉人厚共葬之

紐回

紐回字孝政河東安邑人也性至孝周武成中父母喪廬於墓側負土成墳廬前生麻一株高丈許圍之合拱枝葉鬱茂冬夏恒青有鳥棲其上回舉聲哭鳥卽悲鳴時人異之周武帝表其閭擢授甘棠令開皇初卒子士雄少質直孝友喪父復廬於墓側負土成墳其庭前有一槐樹先甚鬱茂及士雄居喪樹遂枯死服闋還宅死槐復榮高祖聞之歎其父子至孝下詔褒揚號其所居爲累德里

劉士儁

劉士儁彭城人也性至孝丁母喪絕而復蘇者數矣勺飲不入口

者七日廬於墓側負土成墳列植松柏狐狼馴擾爲之取食高祖受禪表其門閭

郎方貴

郎方貴淮南人也少有志尚與從父弟雙貴同居開皇中方貴嘗因出行遇雨淮水汎長於津所寄渡船人怒之槌方貴臂折至家其弟雙貴驚問所由方貴具言之雙貴恚恨遂向津毆擊船人致死守津者執送之縣官案問其狀以方貴爲首當死雙貴從坐當流兄弟二人爭爲首坐縣司不能斷送詣州兄弟各引咎州不能定二人爭欲赴水而死州狀以聞上聞而異之特原其罪表其門閭賜物百段後爲州主簿

翟普林

翟普林楚丘人也性仁孝事親以孝聞州郡辟命皆固辭不就躬

耕色養鄉鄰謂爲楚丘先生後父母疾親易燥濕不解衣者七旬
大業初父母俱終哀毀殆將滅性廬於墓側負土爲墳盛冬不衣
繒絮唯著單縗而已家有一烏犬隨其在墓若普林哀臨犬亦悲
號見者嗟異焉有二鵲巢其廬前栢樹每入其廬馴狎無所驚懼
大業中司隸巡察奏其孝感擢授孝陽令

李德饒

李德饒趙郡柏人人也祖徹魏尚書右丞父純開皇中爲介州長
史德饒少聰敏好學有至性宗黨咸敬之弱冠爲校書郎仍直內
史省參掌文翰轉監察御史糾正不避貴戚大業三年遷司隸從
事每巡四方理雪冤枉褒揚孝悌雖位秩未通其德行為當時所
重凡與交結皆海內髦彥性至孝父母寢疾輒終日不食十旬不
解衣及丁憂水漿不入口五日哀慟歐血數升及送葬之日會仲

冬積雪行四十餘里單縗徒跣號踴幾絕會葬者千餘人莫不爲
之流涕後甘露降於庭樹有鳩巢其廬納言楊達巡省河北詣其
廬弔慰之因改所居村名孝敬村里爲和順里後爲金河長未之
官值群盜蜂起賊帥格謙孫宣雅等十餘頭聚衆於渤海時有勅
許其歸首謙等懼不敢降以德饒信行有聞遣使奏曰若使德饒
來者卽相率歸首帝於是遣德饒往渤海慰諭諸賊行至冠氏會
他盜攻陷縣城德饒見害其弟德侶性重然諾大業末爲離石郡
司法書佐太守楊子崇特禮之及義兵起子崇遇害棄尸城下德
侶赴哭盡哀收瘞之至介休詣義師請葬子崇大將軍嘉之因贈
子崇官令德侶爲使者往離石禮葬子崇焉

華秋

華秋汲郡臨河人也幼喪父事母以孝聞家貧傭賃爲養其母遇

患秋容貌毀悴鬚鬢頓改州里咸嗟異之及母終之後遂絕櫛沐髮盡禿落廬於墓側負土成墳有人欲助之者秋輒拜而止之大業初調狐皮郡縣大獵有一兔人逐之奔入秋廬中匿秋膝下獵人至廬所異而免之自爾此兔常宿廬中馴其左右郡縣嘉其孝感具以狀聞煬帝降使勞問表其門閭後群盜起常往來廬之左右咸相誡曰勿犯孝子鄉人賴秋而全者甚衆

徐孝肅

徐孝肅汲郡人也宗族數千家多以豪侈相尚唯孝肅性儉約事親以孝聞雖在幼齒宗黨間每有爭訟皆至孝肅所平論之爲孝肅所短者無不引咎而退孝肅早孤不識父及長問其母父狀因求畫工圖其形像構廟置之而定省焉朔望享祭養母至孝數十年家人未見其有忿恚之色及母老疾孝肅親易燥濕憂悴數年

見者無不悲悼母終孝肅茹蔬飲水盛冬單縗毀瘠骨立祖父母父母墓皆負土成墳廬於墓所四十餘載被髮徒跣遂以身終其弟德備聰敏通涉五經河朔間稱爲儒者德備終子處默又廬於墓側奕葉稱孝焉

史臣曰昔者弘愛敬之理必藉王公大人近古敦孝友之情多茅屋之下而彥師道蹟或家傳纓冕或身誓山河遂乃負土成墳致毀滅性雖乖先王之制亦觀過以知仁矣郎貴昆弟爭死而身全田翼夫妻俱喪而名立德饒仁懷群盜侶義感興王亦足稱也紐回劉雋之倫翟林華秋之輩或茂草嘉樹榮枯於庭宇或走獸翔禽馴狎於廬墓非夫孝悌之至通於神明者乎

隋書卷七十三

列傳第三十八

循吏

特進臣魏

徵上

魏川忠鳳圖
氏閣印開中

古之善牧人者養之以仁使之以義教之以禮隨其所便而處之
 因其所欲而與之從其所好而勸之如父母之愛子如兄之愛弟
 聞其饑寒為之哀見其勞苦為之悲故人敬而悅之愛而親之若
 子產之理鄭國子賤之居單父賈琮之牧冀州文翁之為蜀郡皆
 可以恤其災患導以忠厚因而利之惠而不費其暉映于祀聲芳
 不絕夫何為哉用此道也然則五帝三王不易人而化皆在所由
 化之而已故有無能之吏無不可化之人高祖膺運撫圖除凶靜
 亂日旰忘食思邁前王然不敦詩書不尚道德專任法令嚴察臨
 下吏存苟免罕聞寬惠乘時射利者多以一切求名暨煬帝嗣興

隋書卷七十三

志存遠略車轍馬跡將徧天下綱紀弛紊四維不張其或善於侵
漁彊於剝割絕億兆之命遂一人之求者謂之奉公卽時升擢其
或顧名節存綱紀抑效攘之心以從百姓之欲者則謂之附下旋
及誅夷夫吏之侵漁得其所欲雖重其禁猶或爲之吏之清平失
其所欲雖崇其賞猶或不爲況於上賞其姦下得其欲求其廉潔
不亦難乎彥光等立嚴察之朝屬昏狂之主執心平允終行仁恕
餘風遺愛沒而不忘寬惠之音足以傳於來葉故列其行事以繫
循吏之篇爾

梁彥光

梁彥光字修芝安定烏氏人也祖茂魏秦華二州刺史父顯周荆
州刺史彥光少岐嶷有至性其父每謂所親曰此兒有風骨當興
吾宗七歲時父遇篤疾醫云餌五石可愈時求紫石英不得彥光

憂瘁不知所爲忽於園中見一物彥光所不識怪而持歸卽紫石
英也親屬咸異之以爲至孝所感魏大統末入太學略涉經史有
規檢造次必以禮解褐祕書郎時年十七周受禪遷舍人上士武
帝時累遷小馭下大夫母憂去職毀瘁過禮未幾起令視事帝見
其毀甚嗟歎久之頻蒙慰諭後轉小內史下大夫建德中爲御正
下大夫從帝平齊以功授開府陽城縣公邑千戶宣帝卽位拜華
州刺史進封華陽郡公增邑五百戶以陽城公轉封一子尋進位
上大將軍遷御正上大夫俄拜柱國青州刺史屬帝崩不之官及
高祖受禪以爲岐州刺史兼領岐州宮監增邑五百戶通前二千
戶甚有惠政嘉禾連理出於州境開皇二年上幸岐州悅其能乃
下詔曰賞以勸善義兼訓物彥光操履平直識用凝遠布政岐下
威惠在人廉慎之譽聞於天下三載之後自當遷陟恐其匱乏且

宜旌善可賜粟五百斛物三百段御傘一枚庶使有感朕心日增其美四海之內凡曰官人慕高山而仰止聞清風而自勵未幾又賜錢五萬後數歲轉相州刺史彥光前在岐州其俗頗質以靜鎮之合境大化奏課連最爲天下第一及居相部如岐州法鄴都雜俗人多變詐爲之作歌稱其不能理化上聞而譴之竟坐免歲餘拜趙州刺史彥光言於上曰臣前待罪相州百姓呼爲戴帽餽臣自分廢黜無復衣冠之望不謂天恩復垂收採請復爲相州改絃易調庶有以變其風俗上答隆恩上從之復爲相州刺史豪猾者聞彥光自請而來莫不嗤笑彥光下車發摘姦隱有若神明於是狡猾之徒莫不潛竄合境大駭初齊亡後衣冠士人多遷關內唯技巧商販及樂戶之家移實州郭由是人情險詖妄起風謠訴訟官人萬端千變彥光欲革其弊乃用秩俸之物招致山東大儒每

鄉立學非聖哲之書不得教授常以季月召集之親臨策試有勤學異等聰令有聞者升堂設饌其餘並坐廊下有好諍訟惰業無成者坐之庭中設以草具及大比當舉行賓貢之禮又於郊外祖道并以財物資之於是人皆尅勵風俗大改有滏陽人焦通性酗酒事親禮闕爲從弟所訟彥光弗之罪將至州學令觀於孔子廟于時廟中有韓伯瑜母杖不痛哀母力弱對母悲泣之像通遂感悟旣悲且媿若無自容彥光訓諭而遣之後改過勵行卒爲善士以德化人皆此類也吏人感悅略無諍訟後數歲卒官時年六十贈冀定青瀛四州刺史謚曰襄子文謙嗣文謙弘雅有父風以上柱國嫡子例授儀同開皇十五年拜上州刺史煬帝卽位轉饒州刺史歲餘爲鄱陽太守稱爲天下之最徵拜戶部侍郎遼東之役領武賁郎將尋以本官兼檢校太府衛尉二少卿明年又領武賁

郎將爲盧龍道軍副會楊玄感作亂其弟武賁郎將玄縱先隸文謙玄感反問未至而玄縱逃走文謙不之覺坐是配防桂林而卒時年五十六少子文讓初封陽城縣公後爲鷹揚郎將從衛玄擊楊玄感於東都力戰而死贈通議大夫

樊叔略

樊叔略陳留人也父歡仕魏爲南充州刺史阿陽侯屬高氏專權將謀興復之計爲高氏所誅叔略時在髻齒遂被腐刑給使殿省身長九尺志氣不凡頗爲高氏所忌內不自安遂奔關西周太祖見而器之引置左右尋授都督襲爵爲侯大冢宰宇文護執政引爲中尉叔略多計數曉習時事護漸委信之兼督內外累遷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護誅後齊王憲引爲園苑監時憲素有吞關東之志叔略因事數進兵謀憲甚竒之建德五年從武帝伐齊

叔略部率精銳每戰身先士卒以功加上開府進封清鄉縣公邑千四百戶拜汴州刺史號爲明決宣帝時於洛陽營建東京以叔略有巧思拜營構監宮室制度皆叔略所定功未就而帝崩尉迥之亂高祖令叔略鎮大梁迥將宇文威來寇叔略擊走之以功拜大將軍復爲汴州刺史高祖受禪加位上大將軍進爵安定郡公在州數年甚有聲譽鄴都俗薄號曰難化朝廷以叔略所在著稱遷相州刺史政爲當時第一上降璽書褒美之賜物三百段粟五百石班示天下百姓爲之語曰智無窮清鄉公上下正樊安定徵拜司農卿吏人莫不流涕相與立碑頌其德政自爲司農凡所種植叔略別爲條制皆出人意表朝廷有疑滯公卿所未能決者叔略輒爲評理雖無學術有所依據然師心獨見闇與理合甚爲上所親委高頴楊素亦禮遇之叔略雖爲司農往往參督九卿事性頗

豪侈每食必方丈備水陸十四年從祠太山行至洛陽上令錄囚徒具狀將奏晨起至獄門於馬上暴卒時年五十九上悼惜久之贈亳州刺史謚曰襄

趙軌

趙軌河南雒陽人也父肅魏廷尉卿軌少好學有行檢周蔡王引爲記室以清苦聞遷衛州治中高祖受禪轉齊州別駕有能名其東隣有桑甚落其家軌遣人悉拾還其主誠其諸子曰吾非以此求名意者非機杼之物不願侵人汝等宜以爲誠在州四年考績連最持節使者郟陽公梁子恭狀上高祖嘉之賜物三百段米三百石徵軌入朝父老相送者各揮涕曰別駕在官水火不與百姓交是以不敢以壺酒相送公清若水請酌一杯水奉餞軌受而飲之既至京師詔與竒章公牛弘撰定律令格式時衛王爽爲原州

總管上見爽年少以軌所在有聲授原州總管司馬在道夜行其左右馬逸入田中暴人禾軌駐馬待明訪禾主酬直而去原州人吏聞之莫不改操後數年遷硤州刺史撫緝萌夷甚有恩惠尋轉壽州總管長史芍陂舊有五門堰蕪穢不修軌於是勸課人吏更開三十六門灌田五千餘頃人賴其利秩滿歸鄉里卒于家時年六十二子弘安弘智並知名

房恭懿

房恭懿字慎言河南洛陽人也父謨齊吏部尚書恭懿性沉深有局量達於從政仕齊釋褐開府參軍事歷平恩令濟陰守並有能名會齊亡不得調尉迴之亂恭懿預焉迴敗廢于家開皇初吏部尚書蘇威薦之授新豐令政爲三輔之最上聞而嘉之賜物四百段恭懿以所得賜分給窮乏未幾復賜米三百石恭懿又以賑貧

人上聞而止之時雍州諸縣令每朔朝謁上見恭懿必呼至榻前訪以理人之術蘇威重薦之超授澤州司馬有異績賜物百段良馬一匹遷德州司馬在職歲餘盧愷復奏恭懿政爲天下之最上甚異之復賜百段因謂諸州朝集使曰如房恭懿志存體國愛養我百姓此乃上天宗廟之所祐助豈朕寡薄能致之乎朕卽拜爲刺史豈止爲一州而已當令天下模範之卿等宜師教也上又曰房恭懿所在之處百姓視之如父母朕若置之而不賞上天宗廟其當責我內外官人宜知我意於是下詔曰德州司馬房恭懿出宰百里毗贊二藩善政能官標映倫伍班條按部寔允僉屬委以方岳聲實俱美可使持節海州諸軍事海州刺史未幾會國子博士何妥奏恭懿尉迴之黨不當仕進威愷二人朋黨曲相薦舉上大怒恭懿竟得罪配防嶺南未幾徵還京師行至洪州遇患卒論

者於今寬之

公孫景茂

公孫景茂字元蔚河間阜城人也容貌魁梧少好學博涉經史在魏察孝廉射策甲科爲襄城王長史兼行參軍遷太常博士多所損益時人稱爲書庫後歷高唐令大理正俱有能名及齊滅周武帝聞而召見與語器之授濟北太守以母憂去職開皇初詔徵入朝訪以政術拜汝南太守郡廢轉曹州司馬在職數年以老病乞骸骨優詔不許俄遷息州刺史法令清靜德化大行時屬平陳之役征人在路有疾病者景茂撤減俸祿爲饘粥湯藥分賑濟之賴全活者以千數上聞而嘉之詔宣告天下十五上幸洛陽景茂謁見時年七十七上命升殿坐問其年幾景茂以實對上哀其老嗟歎久之景茂再拜曰呂望八十而遇文王臣踰七十而逢陛下

上甚悅賜物三百段詔曰景茂修身潔已耆宿不虧作牧化人聲績顯著年終考校獨爲稱首宜升戎秩兼進藩條可上儀同三司伊州刺史明年以疾徵吏人號泣於道及疾愈復乞骸骨又不許轉道州刺史悉以秩俸買牛犢雞猪散惠孤弱不自存者好單騎巡人家至戶入閱視百姓產業有修理者於都會時乃褒揚稱述如有過惡隨卽訓導而不彰也由是人行義讓有無均通男子相助耕耘婦人相從紡績大村或數百戶皆如一家之務其後請致事上優詔聽之仁壽中上明公楊紀出使河北見景茂神力不衰還以狀奏於是就拜淄州刺史賜以馬輦便道之官前後歷職皆有德政論者稱爲良牧大業初卒官年八十七謚曰康身死之日諸州人吏赴喪者數千人或不及葬皆望墳慟哭野祭而去

辛公義

辛公義隴西狄道人也祖徽魏徐州刺史父季慶青州刺史公義早孤爲母氏所養親授書傳周天和中選良家子任太學生以勤苦著稱武帝時召入露門學令受道義每月集御前令與大儒講論數被嗟異時輩慕之建德初授宣納中士從平齊累遷掌治上士掃寇將軍高祖作相授內史上士參掌機要開皇元年除主客侍郎攝內史舍人事賜爵安陽縣男邑二百戶每陳使來朝常奉詔接宴轉駕部侍郎使往江陵安輯邊境七年使勾檢諸馬牧所獲十餘萬匹高祖喜曰唯我公義奉國罄心從軍平陳以功除岷州刺史土俗畏病若一人有疾卽合家避之父子夫妻不相看養孝義道絕由是病者多死公義患之欲變其俗因分遣官人巡檢部內凡有疾病皆以牀輿來安置聽事暑月疫時病人或至數百廳廊悉滿公義親設一榻獨坐其間終日連夕對之理事所得秩

奉盡用市藥爲迎醫療之躬勸其飲食於是悉差方召其親戚而諭之曰死生由命不關相看前汝弃之所以死耳今我聚病者坐臥其間若言相染那得不死病兒復差汝等勿復信之諸病家子孫慙謝而去後人有遇病者爭就使君其家無親屬因留養之始相慈愛此風遂革合境之內呼爲慈母後遷牟州刺史下車先至獄中囚露坐牢側親自驗問十餘日間決斷咸盡方還大聽受領新訟皆不立文案遣當直佐寮二人側坐訊問事若不盡應須禁者公義卽宿聽事終不還閤人或諫之曰此事有程使君何自苦也答曰刺史無德可以導人尚令百姓係於囹圄豈有禁人在獄而心自安乎罪人聞之咸自欵服後有欲諍訟者其鄉閭父老遽相曉曰此蓋小事何忍勤勞使君訟者多兩讓而止時山東霖雨自陳汝至于滄海皆苦水災境內犬牙獨無所損山出黃銀獲之

以獻詔水部郎婁勛就公義禱焉乃聞空中有金石絲竹之響仁壽元年追充揚州道黜陟大使豫章王暕恐其部內官寮犯法未入州境預令屬公義公義答曰奉詔不敢有私及至揚州皆無所縱捨暕銜之及煬帝卽位揚州長史王弘入爲黃門侍郎因言公義之短竟去官吏人守闕訴寃相繼不絕後數歲帝悟除內史侍郎丁母憂未幾起爲司隸大夫檢校右禦衛武賁郎將從征至柳城郡卒時年六十二子融

柳儉

柳儉字道約河東解人也祖元璋魏司州大中正相華二州刺史父裕周聞喜令儉有局量立行清苦爲州里所敬雖至親昵無敢狎侮周代歷宣納上士畿伯大夫及高祖受禪擢拜水部侍郎封率道縣伯未幾出爲廣漢太守甚有能名俄而郡廢時高祖初有

天下勵精思政妙簡良能出為牧宰以儉仁明著稱擢拜蓬州刺史獄訟者庭遣不為文書約束佐史從容而已獄無繫囚蜀王秀時鎮益州列上其事遷邛州刺史在職十餘年萌夷悅服蜀王秀之得罪也儉坐與交通免職及還鄉里乘敝車羸馬妻子衣食不贍見者咸歎服焉煬帝嗣位徵之于時以功臣任職牧州領郡者並帶戎資唯儉自良吏帝嘉其績用特授朝散大夫拜弘化太守賜物一百段而遣之儉清節逾勵大業五年入朝郡國畢集帝謂納言蘇威吏部尚書牛弘曰其中清名天下第一者為誰威等以儉對帝又問其次威以涿郡丞郭絢潁川郡丞敬肅等二人對帝賜儉帛二百匹絢肅各一百匹令天下朝集使送至郡邸以旌異焉論者美之及大業末盜賊蜂起數被攻逼儉撫結人夷卒無離叛竟以保全及義兵至長安尊立恭帝儉與留守李繁縞素於州

南向慟哭既而歸京師相國賜儉物三百段就拜上大將軍歲餘卒于家時年八十九

郭絢

郭絢河東安邑人也家素寒微初為尚書令史後以軍功拜儀同歷數州司馬長史皆有能名大業初刑部尚書宇文弼巡省河北引絢為副煬帝將有事於遼東以涿郡為衝要訪可任者聞絢有幹局拜涿郡丞吏人悅服數載遷為通守兼領留守及山東盜賊起絢逐捕之多所剋獲時諸郡無復完者唯涿郡獨全後將兵擊竇建德於河間戰死人吏哭之數月不息

敬肅

敬肅字弘儉河東蒲坂人也少以貞介知名釋褐州主簿開皇初為安陵令有能名擢拜秦州司馬轉幽州長史仁壽中為衛州司

馬俱有異績煬帝嗣位遷潁川郡丞大業五年朝東都帝令司隸大夫薛道衡爲天下群官之狀道衡狀稱肅曰心如鐵石老而彌篤特左翊衛大將軍宇文述當塗用事其邑在潁川每有書屬肅肅未嘗開封輒令使者持去述賓客有放縱者以法繩之無所寬貸由是述銜之八年朝於涿郡帝以其年老有治名將擢爲太守者數矣輒爲述所毀不行大業末乞骸骨優詔許之去官之日家無餘財歲餘終于家時年八十

劉曠

劉曠不知何許人也性謹厚每以誠恕應物開皇初爲平鄉令單騎之官人有諍訟者輒丁寧曉以義理不加繩劾各自引咎而去所得俸祿賑施窮乏百姓感其德化更相篤勵曰有君如此何得爲非在職七年風教大洽獄中無繫囚諍訟絕息囹圄盡皆生草庭可張羅及去官吏人無少長號泣於路將送數百里不絕遷爲臨潁令清名善政爲天下第一尚書左僕射高熲言其狀上召之及引見勞之曰天下縣令固多矣卿能獨異於衆良足美也顧謂侍臣曰若不殊獎何以爲勸於是下優詔擢拜莒州刺史

王伽

王伽河間章武人也開皇末爲齊州行參軍初無足稱後被州使送流囚李參等七十餘人詣京師時制流人並枷鎖傳送伽行次滎陽哀其辛苦悉呼而謂之曰卿輩旣犯國刑虧損名教身嬰縲繼此其職也今復重勞援卒豈獨不媿於心哉參等辭謝伽曰汝等雖犯憲法枷鎖亦大辛苦吾欲與汝等脫去行至京師總集能不違期不皆拜謝曰必不敢違伽於是悉脫其枷停援卒與期曰某日當至京師如致前却吾當爲汝受死舍之而去流人咸悅依

期而至一無離叛上聞而驚異之召見與語稱善久之於是悉召
流人并令攜負妻子俱入賜宴於殿庭而赦之乃下詔曰凡在有
生含靈稟性咸知好惡並識是非若臨以至誠明加勸導則俗必
從化人皆遷善往以海內亂離德教廢絕官人無慈愛之心兆庶
懷姦詐之意所以獄訟不息澆薄難治朕受命上天安養萬姓思
遵聖法以德化人朝夕孜孜意在於此而伽深識朕意誠心宣導
參等感悟自赴憲司明是率土之人非爲難教良是官人不加曉
示致令陷罪無由自新若使官盡王伽之儔人皆李參之輩刑厝
不用其何遠哉於是擢伽爲雍令政有能名

魏德深

魏德深本鉅鹿人也祖沖仕周爲刑部大夫建州刺史因家弘農
父毗鬱林令德深初爲文帝挽郎後歷馮翊書佐武陽司戶書佐

以能遷貴鄉長爲政清淨不嚴而治會興遼東之役徵稅百端使
人往來責成郡縣于時王綱施紊吏多贓賄所在徵歛下不堪命
唯德深一縣有無相通不竭其力所求皆給百姓不擾稱爲大治
于時盜賊群起武陽諸城多被淪陷唯貴鄉獨全郡丞元寶藏受
詔逐捕盜賊每戰不利則器械必盡輒徵發於人動以軍法從事
如此者數矣其鄰城營造皆聚於聽事吏人遞相督責晝夜喧囂
猶不能濟德深各問其所欲言隨便修營官府寂然恒若無事唯
約束長吏所修不須過勝餘縣使百姓勞苦然在下各自竭心常
爲諸縣之最尋轉館陶長貴鄉吏人聞之相與言及其事皆歔歔
流涕語不成聲及將赴任傾城送之號泣之聲道路不絕旣至館
陶闔境老幼皆如見其父母有猾人員外郎趙君實與郡丞元寶
藏深相交結前後令長未有不受其指麾者自德深至縣君實屏

處於室未嘗輒敢出門逃竄之徒歸來如市貴鄉父老冒涉艱險詣闕請留德深有詔許之館陶父老復詣郡相訟以貴鄉文書爲詐郡不能決會持節使者韋霽杜整等至兩縣詣使訟之乃斷從貴鄉貴鄉吏人歌呼滿道互相稱慶館陶衆庶合境悲哭因而居住者數百家寶藏深害其能會越王侗徵兵於郡寶藏遂令德深率兵千人赴東都俄而寶藏以武陽歸李密德深所領皆武陽人也以本土從賊念其親戚輒出都門東向慟哭而反人或謂之曰李密兵馬近在金墉去此二十餘里汝必欲歸誰能相禁何爲自苦如此其人皆垂泣曰我與魏明府同來不忍弃去豈以道路艱難乎其得人心如此後與賊戰沒於陣貴鄉館陶人庶至今懷之時有櫟陽令渤海高世衡蕭令彭城劉高城臯令弘農劉熾俱有恩惠大業之末長史多賊汗衡高及熾清節逾勵風教大洽獄無

繫囚爲吏人所稱

史臣曰古語云善爲水者引之使平善化人者撫之使靜水平則無損於隄防人靜則不犯於憲章然則易俗移風服教從義不資於明察必藉於循良者也彥光等皆內懷直道至誠待物故得所居而化所去見思至於景茂之遇惡揚善公義之撫視疾病劉曠之化行所部德深之愛結人心雖信臣杜詩鄭渾朱邑不能繼也詩云愷悌君子人之父母豈徒言哉恭懿所在尤異屢簡帝心追旣往之一肯遂流亡於道路惜乎柳儉去官妻子不贍趙軌秩滿酌水餞離清矣

魏氏書

魏氏書

特進臣魏

徵上

酷吏

夫為國之體有四焉一曰仁義二曰禮制三曰法令四曰刑罰仁
 義禮制政之本也法令刑罰政之末也無本不立無末不成然教
 化遠而刑罰近可以助化而不可以專行可以立威而不可以繁
 用老子曰其政察察其人缺缺又曰法令滋章盜賊多有然則令
 之煩苛吏之嚴酷不能致理百代可知考覽前載有時而用之矣
 昔秦任獄吏赭衣滿道漢革其風矯枉過正禁網疎闊遂漏吞舟
 大姦巨猾犯義侵禮故剛克之吏摧拉凶邪一切禁姦以救時弊
 雖乖教義或有所取焉高祖膺期平一江左四海九州服教從義
 至於威行郡國力折公侯乘傳賦人探丸斫吏者所在茂聞焉無

曩時之弊亦已明矣士文等功不足紀才行無聞遭遇時來叨竊非據肆其褊性多行無禮君子小人咸懼其毒凡厥所莅莫不凜然居其下者視之如蛇虺過其境者逃之如寇讎與人之恩心非好善加人之罪事非疾惡其所笞辱多在無辜察其所爲豺狼之不若也無禁姦除猾之志肆殘虐幼賤之心君子惡之故編爲酷吏傳也

庫狄士文

庫狄士文代人也祖干齊左丞相父敬武衛將軍肆州刺史士文性孤直雖鄰里至親莫與通狎少讀書在齊襲封章武郡王官至領軍將軍周武帝平齊山東衣冠多迎周師唯士文閉門自守帝竒之授開府儀同三司隨州刺史高祖受禪加上開府封湖陂縣子尋拜貝州刺史性清苦不受公料家無餘財其子常噉官厨餅

士文枷之於獄累日杖之一百步送還京僕隸無敢出門所買鹽菜必於外境凡有出入皆封署其門親舊絕跡慶弔不通法令嚴肅吏人股戰道不拾遺有細過必深文陷害嘗入朝遇上置酒高會賜公卿入左藏任取多少人皆極重士文獨口銜絹一匹兩手各持一匹上問其故士文曰臣口手俱滿餘無所須上異之別加賞物勞而遣之士文至州發擿姦隱長吏尺布升粟之贓無所寬貸得千餘人而奏之上悉配防嶺南親戚相送哭泣之聲徧於州境至嶺南遇瘴癘死者十八九於是父母妻子唯哭士文士文聞之令人捕捉搥捶盈前而哭者彌甚有京兆韋焜爲貝州司馬河東趙達爲清河令二人並苛刻唯長史有惠政時人爲之語曰刺史羅利政司馬蝮蛇瞋長史含笑判清河生喫人上聞而歎曰士文之暴過於猛獸竟坐免未幾以爲雍州長史士文謂人曰我向

法深不能窺候要貴必死此官矣及下車執法嚴正不避貴戚賓客莫敢至門人多怨望士文從父妹爲齊氏嬪有色齊滅之後賜薛國公長孫覽爲妾覽妻鄭氏性妬譖之於文獻后后令覽離絕士文耻之不與相見後應州刺史唐君明居母憂娉以爲妻由是士文君明並爲御史所劾士文性剛在獄數日憤恚而死家無餘財有子三人朝夕不繼親友無內之者

田式

田式字顯標馮翊下邳人也祖安興父長樂仕魏俱爲本郡太守式性剛果多武藝拳勇絕人周明帝時年十八授都督領鄉兵後數載拜渭南太守政尚嚴猛吏人重足而立無敢違法者遷本郡太守親故屏跡請託不行武帝聞而善之進位儀同三司賜爵信都縣公擢拜延州刺史從帝平齊以功加上開府徙爲庭州刺史

改封梁泉縣公高祖總百揆尉迴作亂鄴城從韋孝寬擊之以功拜大將軍進爵武山郡公及受禪拜襄州總管專以立威爲務每視事于外必盛氣以待其下官屬股慄無敢仰視有犯禁者雖至親昵無所容貸其女婿京兆杜寧自長安省之式誠寧無出外寧久之不得還竊上北樓以暢羈思式知之笞寧五十其所愛奴嘗詣式白事有蟲上其衣衿揮袖拂去之式以爲慢已立棒殺之或察吏姦贓部內劫盜者無問輕重悉禁地牢中寢處糞穢令其苦毒自非身死終不得出每赦書到州式未暇讀先召獄卒殺重囚然後宣示百姓其刻暴如此由是爲上所譴除名爲百姓式慙恚不食妻子至其所輒怒唯侍僮二人給使左右從家中索椒欲以自殺家人不與陰遣所侍僮詣市買毒藥妻子又奪而弃之式恚臥其子信時爲儀同至式前流涕曰大人旣是朝廷舊臣又無大

過比見公卿放辱者多矣旋復升用大人何能义乎乃至於此式歛然而起抽刀斫信信遽走避之亦中於闕上知之以式爲罪已之深復其官爵尋拜廣州總管卒官

燕榮

燕榮字貴公華陰弘農人也父侃周大將軍榮性剛嚴有武藝仕周爲內侍上士從武帝伐齊以功授開府儀同三司封高邑縣公高祖受禪進位大將軍封落叢郡公拜晉州刺史從河間王弘擊突厥以功拜上柱國遷青州總管榮在州選絕有力者爲伍伯吏人過之者必加詰問輒楚撻之劓多見骨姦盜屏迹境內肅然他州縣人行經其界者畏若寇讎不敢休息上甚善之後因入朝覲特加勞勉榮以母老請每歲入朝上許之及辭上賜宴于內殿詔王公作詩以餞之伐陳之役以爲行軍總管率水軍自東萊傍海

入大湖取吳郡既破丹楊吳人共立蕭巖爲主阻兵於晉陵爲宇文述所敗退保包山榮率精甲五千躡之巖敗走爲榮所執晉陵會稽悉平檢校揚州總管尋徵爲右武侯將軍突厥寇邊以爲行軍總管屯幽州母憂去職明年起爲幽州總管榮性嚴酷有威容長史見者莫不惶懼自失范陽盧氏代爲著姓榮皆署爲吏卒以屈辱之鞭笞左右動至千數流血盈前飲噉自若嘗按部道次見叢荆堪爲笞捶命取之輒以試人人或自陳無咎榮曰後若有罪當免爾及後犯細過將槌之人曰前日被杖使君許有罪宥之榮曰無過尚爾況有過邪榜捶如舊榮每巡省管內聞官人及百姓妻女有美色輒舍其室而淫之貪暴放縱日甚是時元弘嗣被除爲幽州長史懼爲榮所辱固辭上知之勅榮曰弘嗣杖十已上罪皆須奏聞榮忿曰豎子何敢弄我於是遣弘嗣監納倉粟颺得一

糠一糶輒罰之每笞雖不滿十然一日之中或至三數如是歷年怨隙日構榮遂收付獄禁絕其糧弘嗣饑餒抽衣絮雜水咽之其妻詣闕稱冤上遣考功侍郎劉士龍馳驛鞫問奏榮虐毒非虛又贓穢狼藉遂徵還京師賜死先是榮家寢室無故有蛆數斛從地墳出未幾榮死於蛆出之處有子詢

趙仲卿

趙仲卿天水隴西人也父綱周大將軍仲卿性麤暴有膂力周齊王憲甚禮之從擊齊攻臨秦統戎威遠伏龍張壁等五城盡平之又擊齊將段孝先於姚襄城苦戰連日破之以功授大都督尋典宿衛平齊之役以功遷上儀同兼趙郡太守入爲畿伯中大夫王謙作亂仲卿使在利州卽與總管豆盧勣發兵拒守爲謙所攻仲卿督兵出戰前後一十七陣及謙平進位大將軍封長垣縣公邑

千戶高祖受禪進爵河北郡公開皇二年突厥犯塞以行軍總管從河間王弘出賀蘭山仲卿別道俱進無虜而還復鎮平涼尋拜石州刺史法令嚴猛纖微之失無所容捨鞭笞長吏輒至二百官人戰慄無敢違犯盜賊屏息皆稱其能遷兗州刺史未之官拜朔州總管于時塞北盛典屯田仲卿總統之微有不理者仲卿輒召主掌撻其胸背或解衣倒曳於荆棘中時人謂之猛獸事多克濟由是收穫歲廣邊戍無餽運之憂會突厥啟民可汗求婚於國上許之仲卿因是間其骨肉遂相攻擊十七年啟民窘迫與隋使長孫晟投通漢鎮仲卿率騎千餘馳援之達頭不敢逼潛遣人誘至啟民所部至者二萬餘家其年從高熲指白道以擊達頭仲卿率兵三千爲前鋒至族蠡山與虜相遇交戰七日大破之追奔至乞伏洎復破之虜千餘口雜畜萬計突厥悉衆而至仲卿爲方陣四

面拒戰經五日會高頴大兵至合擊之虜乃敗走追度白道踰秦山七百餘里時突厥降者萬餘家上命仲卿處之恒安以功進位上柱國賜物三千段朝廷慮達頭掩襲啓民令仲卿屯兵二萬以備之代州總管韓洪永康公李藥王蔚州刺史劉隆等將步騎一萬鎮恒安達頭騎十萬來寇韓洪軍大敗仲卿自樂寧鎮邀擊斬首虜千餘級明年督役築金河定襄二城以居啓民時有表言仲卿酷暴者上令御史王偉按之並實惜其功不罪也因勞之曰知公清正爲下所惡賜物五百段仲卿益恣由是免官仁壽中檢校司農卿蜀王秀之得罪奉詔往益州窮按之秀賓客經過之處仲卿必深文致法州縣長吏坐者大半上以爲能賞婢奴五十口黃金二百兩米粟五千石奇寶雜物稱是煬帝嗣位判兵部工部二曹尚書事其年卒時年六十四謚曰肅贈物五百段子弘嗣

崔弘度

弟弘昇

崔弘度字摩訶衍博陵安平人也祖楷魏司空父說周敷州刺史弘度膂力絕人儀貌魁岸鬚面甚偉性嚴酷年十七周大冢宰宇文護引爲親信尋授都督累轉大都督時護子中山公訓爲蒲州刺史令弘度從焉嘗與訓登樓至上層去地四五丈俯臨之訓曰可畏也弘度曰此何足畏欬然擲下至地無損傷訓以其拳捷大奇之後以戰勲授儀同從武帝滅齊進位上開府鄴縣公賜物三千段粟麥三千石奴婢百口雜畜千計尋從汝南公宇文神舉破盧昌期於范陽宣帝嗣位從鄆國公韋孝寬經略淮南弘度與化政公宇文忻司水賀婁子幹至肥口陳將潘琛率兵數千來拒戰隔水而陣忻遣弘度諭以禍福琛至夕而遁進攻壽陽降陳守將吳文立弘度功最以前後勲進位上大將軍襲父爵安平縣公及尉

迴作亂以弘度爲行軍總管從韋孝寬討之弘度募長安驍雄數百人爲別隊所當無不披靡弘度妹先適迴子爲妻及破鄴城迴窘迫升樓弘度直上龍尾追之迴彎弓將射弘度弘度脫兜鍪謂迴曰相識不今日各圖國事不得顧私以親戚之情謹遏亂兵不許侵辱事勢如此早爲身計何所待也迴擲弓於地罵大丞相極口而自殺弘度顧其弟弘昇曰汝可取迴頭弘昇遂斬之進位上柱國時行軍總管例封國公弘度不時殺迴致縱惡言由是降爵一等爲武鄉郡公開皇初突厥入寇弘度以行軍總管出原州以拒之虜退弘度進屯靈武月餘而還拜華州刺史納其妹爲秦孝王妃尋遷襄州總管弘度素貴御下嚴急動行捶罰吏人讐氣聞其聲莫不戰慄所在之處令行禁止盜賊屏跡梁王蕭琮來朝上以弘度爲江陵總管鎮荊州弘度未至而琮叔父巖擁居人以叛

弘度追之不及陳人憚弘度亦不敢窺荊州平陳之役以行軍總管從秦孝王出襄陽道及陳平賜物五千段高智惠等作亂復以行軍總管出泉門道隸於楊素弘度與素品同而年長素每屈下之一旦隸素意甚不平素言多不用素亦優容之及還檢校原州事仍領行軍總管以備胡無虜而還上甚禮之復以其弟弘昇女爲河南王妃仁壽中檢校太府卿自以一門二妃無所降下每誠其寮吏曰人當誠恕無得欺狂皆曰諾後嘗食鼈侍者八九人弘度一一問之曰鼈美乎人懼之皆云鼈美弘度大罵曰傭奴何敢誑我汝初未食鼈安知其美俱杖八十官屬百工見之者莫不流汗無敢欺隱時有屈突蓋爲武侯驃騎亦嚴刻長安爲之語曰寧飲三升酢不見崔弘度寧茹三升艾不逢屈突蓋然弘度理家如官子弟班白動行捶楚閨門整肅爲當時所稱未幾秦王妃以罪

誅河南王妃復被廢黜弘度憂恚謝病於家諸弟乃與之別居彌
不得志煬帝卽位河南王爲太子帝將復立崔妃遣中使就第宣
旨使者詣弘昇家弘度不之知也使者返帝曰弘度有何言使者
曰弘度稱有疾不起帝默然其事竟寢弘度憂憤未幾卒
弘昇字上客在周爲右侍上士尉迴作亂相州與兄弘度擊之以
功拜上儀同尋加上開府封黃臺縣侯邑八百戶高祖受禪進爵
爲公授驃騎將軍宿衛十餘年以勳舊遷慈州刺史數歲轉鄭州
刺史後以戚屬之故待遇愈隆遷襄州總管及河南王妃罪廢弘
昇亦免官煬帝卽位歷冀州刺史信都太守進位金紫光祿大夫
轉涿郡太守遼東之役檢校左武衛大將軍事指平壤與宇文述
等同敗績奔還發病而卒時年六十

元弘嗣

元弘嗣河南洛陽人也祖剛魏漁陽王父經周漁陽郡公弘嗣少
襲爵十八爲左親衛開皇九年從晉王平陳以功授上儀同十四
年除觀州總管長史在州專以嚴峻任事吏人多怨之二十年轉
幽州總管長史于時燕榮爲總管肆虐於弘嗣每被笞辱弘嗣心
不伏榮遂禁弘嗣於獄將殺之及榮誅死弘嗣爲政酷又甚之每
推鞫囚徒多以酢灌鼻或搯弋其下竅無敢隱情姦僞屏息仁壽
末授木工監修營東都大業初煬帝潛有取遼東之意遣弘嗣往
東萊海口監造船諸州役丁苦其捶楚官人督役晝夜立於水中
略不敢息自腰以下無不生蛆死者十三四尋遷黃門侍郎轉殿
內少監遼東之役進位金紫光祿大夫明年帝復征遼東會奴賊
寇隴右詔弘嗣擊之及玄感作亂逼東都弘嗣屯兵安定或告之
謀應玄感者代王曰遣使執之送行在所以無反形當釋帝疑不

解除名徙日南道死時年四十九有子仁觀

王文同

王文同京兆潁陽人也性明辯有幹用開皇中以軍功拜儀同尋授桂州司馬煬帝嗣位徵爲光祿少卿以忤旨出爲恒山郡丞有一人豪猾每持長吏長短前後守令咸憚之文同下車聞其名召而數之因令左右刻木爲大楸埋之於庭出尺餘四角各埋小楸令其人陪心於木楸上縛四支於小楸以棒毆其背應時潰爛郡中大駭吏人相視懾氣及帝征遼東令文同巡察河北諸郡文同見沙門齋戒菜食者以爲妖妄皆收繫獄北至河間召諸郡官人小有遲違者輒皆覆面於地而箠殺之求沙門相聚講論及長老共爲佛會者數百人文同以爲聚結惑衆盡斬之又悉裸僧尼驗有淫狀非童男女者數千人復將殺之郡中士女號哭於路諸郡

驚駭各奏其事帝聞而大怒遣使者達奚善意馳鑕之斬於河間以謝百姓讎人剖其棺鬻其肉而噉之斯須咸盡

史臣曰御之良者不在於煩策政之善者無取於嚴刑故雖寬猛相資德刑互設然不嚴而化前哲所重士文等運屬欽明時無桀黠未閑道德實懷殘忍賊人肌體同諸木石輕人性命甚於芻狗長惡不悛鮮有不及故或身嬰罪戮或憂恚顛隕凡百君子以爲有天道焉嗚呼後來之士立身從政縱不能爲子高門以待封其可令毋掃墓而望喪乎

海古閣

九

隋書卷七十四 列傳第三十九 終

五川世鳳尊
氏蘭館開甫

